漁民的龍舟驕傲



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出版

彭潔玲 編著

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



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漁民的龍舟驕傲



目錄

第一章　香港仔海面

香港仔漁港 p.12
昔日龍舟競賽珍貴片段 p.14
漁港龍情 ——香港仔百載龍舟競渡的演化 p.16
漁民・龍舟・海鮮舫 p.32

第二章　百年歷史漁民龍舟

同慶龍：歷史最悠久的香港仔漁民大龍 p.42
合勝龍：保留百年傳統的漁民龍舟 p.56
漁業龍：發揮漁業力量 p.66
聯漁龍：一班大學生 p.76
南鷹龍：栽培年輕划手的平台 p.82

第三章　漁民龍舟的一釘一木

木龍舟的佈局 p.90
木龍結構 由選材說起 p.92
香港最後一代龍舟製造師傅 p.98
龍舟頭的精湛雕刻 p.102
龍舟維修見真功夫 p.106
龍之處所 ——龍竇 p.110

第四章　漁民龍舟的習俗

醒龍儀式不可少 p.116
龍舟拜廟的堅持 p.120
頒大旗儀式 p.126
神像出遊觀賞龍舟競賽 p.130

第五章　漁民龍舟健兒

郭美　—— 震懾人心的鼓手 p.136
鄭火喜 —— 龍舟的導航者 p.140
彭火勝 —— 由前台退居幕後的大龍划手 p.144
鄭志強 —— 十二兄弟一條龍 p.150
黃金妹 —— 女性漁民的龍舟夢 p.154
鄭文達 —— 漁民龍舟第三代傳承人 p.158
劉潔盈 —— 划龍為大學生活增添色彩 p.164

第六章　圖片故事

漁民美食 p.168
龍躉面面觀 p.170
龍證 —— 角色的改變 p.172
大龍之勁度 p.174
漁民大龍之外 p.180
上世紀觀龍舟賽情景 p.182
本世紀觀龍舟賽情景，龍情未退 p.184

後記 p.186

鳴謝 p.188



香港仔海面

第一章



根據南區風物誌記載，

香港仔最早出現的龍舟競技，

可追溯至 1880 年，

即至今有超過 140 年歷史。

有說，香港仔是最早舉行龍舟賽的地區。

香港仔漁港

香港仔是一個城市中的漁港，置身其中，高樓林立的市中心與泊滿船隻的漁港形成一個獨特的城市面貌。即使過去大半世紀香港仔經歷了不同階段的都市化進程，沿岸的香港仔避風塘依然保留著漁港風味，生氣盎然；三面環繞漁港的高樓住宅，地點包括香港仔市中心、田灣、鴨脷洲、海怡半島等，身處其中的居民視香港仔漁港為一個共享海面空間，這獨特的城市面貌亦吸引了區外和海外遊客前來觀光。



昔日龍舟競賽珍貴片段

資料提供：冼培安

估計為 19 世紀初的年代



岸上建築物是當時的漁政處。在龍舟上奮力前進的划手，部分仍作清裝打扮，並留有長辮。

30 年代

相片上方山嶺是鴨脷洲，沒有任何高樓大廈，只見大量漁船沿鴨脷洲海旁停泊。

中間河道可見兩支龍舟正在準備拜廟及進行競賽，它們的中間插上了旗幟。而相片下方則是香港仔的大石口。



5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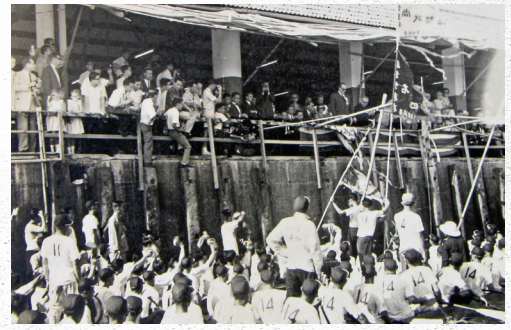
相片上方體積較大的長形船隻是漁利泰海鮮舫。

現場正進行龍舟競賽，旁邊的小艇是收費的觀賽艇，載人到賽道近距離觀賽的。

60 年代



相片中的岸上建築物是魚市場，60 年代的龍舟競賽賽道是偏向田灣魚市場那邊的。相片下方可以見到很多觀眾站在龍躉上觀賽。



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在魚市場旁主持漁民大龍的傳統頒大旗授旗儀式。



從賽道另一角度所見的龍舟競賽，旁邊泊著的是第一代海角皇宮海鮮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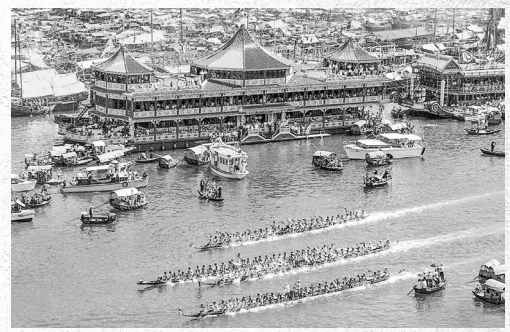


相片中的海鮮舫是第二代海角皇宮，比第一代的宏偉得多。相片中亦可清楚見到龍舟上的健兒，那年代的鼓手位置是在龍舟中間的。



海鮮舫老闆預備了標旗，形式像現時的節慶採青，點過炮仗後龍舟隊便接過標旗。

70 年代



相片中間所見的是太白海鮮舫，看似一座城堡，停泊在現時香港仔中心對出海面的位置，十分耀眼。

漁港兢情

香港仔百載龍舟競渡的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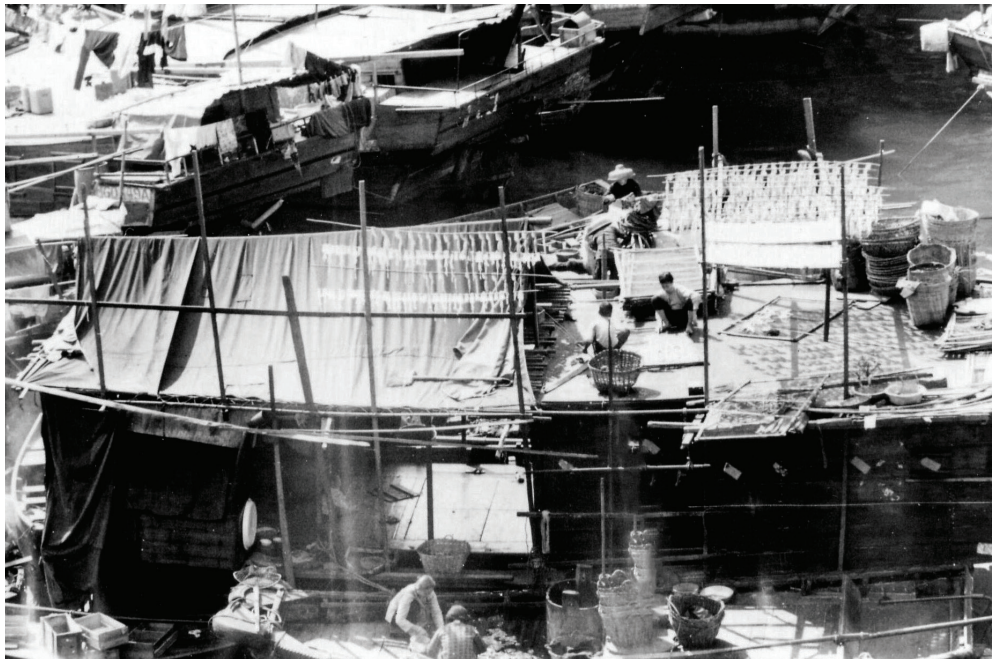
受訪人物：陳富明
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主席；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主席

陳富明生於 50 年代，一直以香港仔為家。香港仔昔日為四大漁村之首，全盛期漁民人口達五萬之多。陳富明是漁民家族的第三代，外祖父那代早年從澳門來港後，便扎根於香港仔，像陳富明那年代出生的漁民，都見證了漁業全盛期、海鮮舫輝煌期、漁民上岸轉業期這些漁民族群的大時代變遷。

漁業的式微，只是帶來了新形態的發展，香港仔現在還至少有兩項值得驕傲的紀錄，一是香港仔魚市場產類走向國際化，發展成全港最大規模的魚類海鮮集散地；而與漁民文化結合的漁民大龍亦以香港仔的規模最大，成為城內矚目節慶盛事，吸引中外遊客慕名前來參觀。陳富明身兼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及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主席，兩項驕人紀錄都有份參與。

漁民刻苦生活
對龍舟玩樂的嚮往

陳富明的家族涉獵過多種漁業，先後擁有的漁船包括雙拖、蝦艇、曬家；也做過魚鮮運輸。他有八兄弟姊妹，加上父親



▲ 昔日曬家艇情景

的兄弟，一家十幾人都擔當漁民的角色。陳富明接觸過漁業的所有工序，停留最長的是在曬家艇，從孩童開始至十幾歲都在做收魚和曬魚，也曾隨漁船出海，他說記憶中是海很大、浪很高、在船艙內很暈眩。

曬家的船是固定在避風塘，不用出海。曬家船是長方形的，低層是工作間及作息間，頂層是空的，通常裝上一個大型曬架。現時，香港仔海旁仍然泊著不少曬家船，只是大部分已不再經營曬家業務了，船頂多已改裝為儲物用的小倉庫。

曬家工序主要分為收魚和將魚獲曬乾。接收的多數是魷魚、雞泡魚、大口魚、白鱔等。陳富明說，他少時跟隨父親收魚。漁船早上出海，下午歸航，父子兩人每天都是坐在無篷小船上，待傍晚臨

今日的曬家艇

香港仔避風港塘現時保存一艘曬家艇，依然做著曬咸鮮魚和曬魷魚的工作；船分為底層和頂層，底層是劏魚工場，頂層設有室外曬架及室內作後期加工的風機設施。



底層劏魚工作枱



為劏好的魚灑上海鹽



幫工正在將黃花魚去鱗，準備醃製成咸鮮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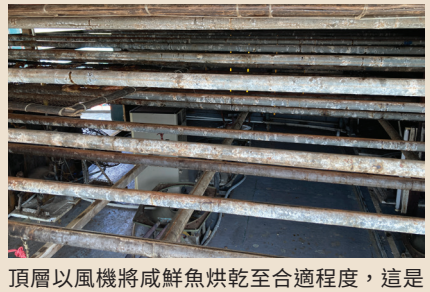
以竹籤將咸鮮魚撐開



手工製曬架



幫工將整理好的咸鮮魚放在架上，再以網遮蓋，避免咸鮮魚被雀鳥啄食



頂層以風機將咸鮮魚烘乾至合適程度，這是後期加工工序。先在太陽下曬乾，再以風乾。



昔日曬家用作盛載魷魚的木桶



近便駛往避風塘的壆口外等候漁船進港，他說自己很眼利，從遠遠見到船上亮著的燈便知道是哪位賣家的船。小船跟賣家船會合後，便伴著駛往魚市場交收。魚市場旁往往泊滿了大型漁船，他們乘坐的小船，便要在這些大船之間穿插。因此，即使日曬雨淋，也不可以為小船裝上帳篷，因為這會妨礙在大船之間穿插。

無篷小船特別受風。為了方便工作，漁民作息時都是穿著白色短袖汗衫，四季如是。長袖衫雖然較保暖，但濕了水便很墜手，有點阻手阻腳。陳富明說以前的冬天好凍，試過只得 5 度，而無篷小船又特別受風，站在船上孤身等候漁船回航，這種滋味才是真正的寒風刺骨。

收魚後的第二天早上，便要清理魚獲，魷魚是一桶桶計的，一桶有接近一萬隻，每隻大約兩隻手指那麼大，一個早上要先將魷魚劏好，放在船頂曬成乾魷魚。劏魷魚是在中間剚開，取出內臟，只兩三下功夫，合起雙眼也做得好，工序是簡單、重複、沉悶，因此容易令人打盹，陳富明說曾因而差點剚傷手。

刻苦磨練意志，順天則培養耐性，這都是重要的個人情操。將魷魚曬乾似乎很容易，但天氣往往不似預期。曬家最喜歡遇到晴天，大太陽，一曬就可以了。雨天不妙，但可以安安樂樂休息一天，最差的是遇到陰天，忽晴忽雨，令人無所適從。稍見放晴，便博一下將魷魚掛上，但沒多久卻見到遠處開始下雨，便要全速將魷魚收下來，動作要快過時間，否則幾天心血便白廢了。陳富明說，這令人很精神緊張的。

在船上幫家族打工是沒有人工的，只有少許零錢，也沒有假期。早上起來便工作，至晚上深夜便入睡，也沒有屬於自己的床鋪，一家人睡在休息間。每日不停工作，只要身在船上，就有工作等著做。一天要忙碌的事情太多，無暇顧及周圍發生的事情。記憶中也沒有漁區一班小孩子一起玩樂的情景。

在漁區內，漁民是在最低層的，一直刻苦工作，對於近在咫尺的海鮮舫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層次。當時宏偉的太白海鮮舫停在海中心，像一座城堡，而四周的漁船就在海鮮舫附近的水面作息，營營役役。唯一將兩者距離拉近的是端午節賽龍。

出海捕魚的漁民，每次落網，每次上網，魚獲多少非能控制。大型漁船如拖網船，每次出海要數星期至數個月，在公海作業的，

▼ 五十年代的香港仔：相左下方排列整齊呈三角形頂蓬的是蝦艇，右方的則是釣艇。岸上樓宇是湖南街一帶，為漁民上岸購買日用品的主要地點；半山建築物是舊香港仔警署，現已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物。



通常會結伴同行，互相照應。可是大海茫茫，即使兩三艘漁船連結成群，在偌大海洋根本是孤舟一隻。颱風、海盜、魚獲全是未知之數。所以說漁民出海風險高，大都養成根深柢固的宗教信念，漁民尤其視龍舟為吉祥物，對之尊敬有加。

經營海鮮舫的老闆，最重要生意興隆，財源滾滾，好意頭的祝賀只會嫌少不會嫌多。所以對賽龍的採青十分支持，出手濶綽。

端午節漁民大日子　從初一玩到初五

每逢農曆五月端午節來臨，漁灣變得特別熱鬧。由四月尾至五月初漁船逐漸駛回避風塘準備過節。由五月初一至初五這五天，便可以見到漁民划著龍舟，四處招募划手。他們熱愛龍舟，不但是因為對龍的尊崇，也是因為這是他們唯一的娛樂。

漁民龍舟都是以木製成的，個別龍舟會按自己意願訂製，又稱私家龍。賽事日先要安排將龍舟放下水，划到賽事點，泊在該龍舟隊租借的漁船旁，該漁船的作用是龍躉，用來為隊員提供支援，像舞台表演的後台角色。

駕著龍舟的話事人被稱為龍頭，雖說有興趣的都可以加入一齊划，龍頭都會先叫相熟行家，親朋戚友，一條漁民大龍可載 48 人，一大家族成員加上在船上的幫工，一條龍舟很快坐滿了。這種龍舟文化，成為日後漁民龍舟隊成立的基礎，物以類聚，相同漁業運作的會組成一條龍，大家一齊划，增進默契。五日的划龍自然開心，而划龍當晚會安排聚餐，都在當時的水上酒家歌堂船進行，一大夥兒一起食飯一起暢飲，食足五日。時至今日，漁民龍舟隊在比賽當日，晚上都一樣會在酒家設宴，大家暢談龍舟事，一起喝酒，成為漁民龍舟的一種習俗文化。

陳富明十多歲開始和龍舟結緣，當時他一個人在漁船工作，看到一隻龍舟駛來，不知為甚麼很想試一下，便一股勁跳下龍舟，開始了第一次划龍。他說，當時所用的木槳很粗糙，很快便划到雙手紅損，但很開心，第二日便繼續划龍。以往的龍舟競渡是玩樂性質的，在龍舟競賽還未規範化成為正式比賽前，龍舟賽是以搶標形式進行，即所謂的賽龍奪錦。

端午節當日，避風塘熱鬧非常，龍頭划著龍舟，一般有三四支隊伍，齊集海鮮舫附近，商議賽道起點及終點。海鮮舫老闆和其他做生意的老闆，會將利事錢捲起綑在刀旗邊，掛在海鮮舫旁，形成隨風飄舞的尾巴，錢愈多，尾巴便會愈長，愈長的代表愈富貴。一聲鼓響，各隊龍舟便會搶先划向終點，並在標旗下作前後三次向前向後划，之後獲贈標旗。雖說搶標，但每支參與的隊伍均會獲贈標旗，隊隊有份，而標旗的利是錢是龍舟隊未來一年的主要經費來源。

以往的龍舟賽是玩樂居多，標旗既是隊隊有份，划龍便毋須太著重速度，反而觀賞性更為重要。陳富明指，以前划龍舟，槳是提高來划的，提得愈高便愈巴閉 ，表示那人本事，會被安排坐在最前。漁民平日很少練習划龍舟，他們亦沒有多餘時間練習，但出海捕魚經常要大力拉網，已經練得一手好力，一下龍舟便很容易上手。端午節的這五天對漁民來說是大日子，可以與家人和朋友享受一番。



▲ 70 年代的龍舟競渡

漁民大龍比賽規範化　十支大龍成對壘局面

及至 70 年代，龍舟比賽漸具規模，那是由民政處統籌的，但由官方主辦卻始終欠缺了些漁民味道。直至 90 年代初，民政處將這統籌工作授予漁民組織和龍舟組織，重任便落在當時的香港仔龍舟聯誼會，該會主要由同慶龍、合勝龍、聯漁龍等悠久的龍舟隊領導，聯誼會為了接辦香港仔龍舟賽事，便於 1992 年成立了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簡稱南龍，專責統籌賽事，還包括籌款和招募義工。南龍成立時主席團合共三人，陳富明是其中一人，直至現在。當時的委員也包括了其他龍舟隊代表，一共十多人。陳富明說，成立初期各人都怕會蝕錢，有點心怯。他記得當時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大家承諾要瞓身，要一齊出力，一齊承擔。

漁民的龍舟情來得特別深厚，由那時到現在，出心出力出錢的人依舊在。而南龍的眾委員中，至少有兩名年屆 90， 超過一半年屆 60 。陳富明說，打理一支漁民龍舟背後很費工夫的，例如大龍出賽前前後後的傳統習俗、醒龍拜神等打點工作，多數由這班老人家負責。而年輕一代的隊員，則主要是出席訓練，務求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

香港仔的漁民大龍共有十隊，規模是全港之冠。南龍成立初期，香港仔漁民大龍還未足十隊，早期的漁民龍舟隊計有同慶龍、合勝龍、聯漁龍，歷史悠久，由六十至一百五十年不等。 現時較年長的漁民划手，大多數曾經加入過其中一兩隊。

香港仔大龍競技
十條大龍

同慶龍
合勝龍
聯漁龍
漁業龍
合和龍
華興龍
赤漁龍
合心龍
深和龍
南鷹龍

一支龍舟隊的變遷，起起伏伏是常態。陳富明說，以往曾出現過的如漁樂龍、互助龍、洪聖龍等，都是因為青黃不接而消失，這更顯得現時仍然運作的漁民大龍可貴之處。

而漁民龍舟隊的成立都是物以類聚，可以是相同漁業操作的組成隊伍，又可以是因為地理位置而成為一隊。同慶龍源於南丫島，聚了一班罟仔艇漁民，後來位於華富邨一帶的隊員分拆成立了華興龍；合勝龍則源於鴨脷洲洪聖廟；聯漁龍取名自集合漁民力量之意，創會成員主要是在香港仔中心對出海面運作的漁民。

90 年代成立的漁業龍，班主是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成員主要是經營辦裝和收魚的漁民。相若時期成立的還有深和龍，成員來自一班「遊艇佬」，他們經歷了漁業轉型，選擇了留在海上從事揸遊艇工作，對龍舟充滿熱誠，因而組成了一支新隊伍。

合和龍則主要是一班拖網漁民所組成；至於合心龍和赤漁龍，分別位於南丫島和赤柱，成立已有一段時間；而南龍後來因為在鴨脷洲覓得地方設立龍竇，供會員隊伍置放龍舟，才將基地搬至香港仔。南鷹龍舟隊則最年輕，由聯漁龍分拆而成的，有著強烈取勝的目標。

到此，香港仔十支漁民大龍對壘的局面形成。漁民大龍賽事以計分制，早上三場初賽，每場計分，以得分多寡分別選出金盃、銀盃及銅盃決賽資格 。初賽完畢，中午時段設頒大旗儀式，為每支隊伍打氣。頒大旗儀式是漁民大龍的傳統習俗，亦是大龍競技輕鬆的



▲ 陳富明在漁業龍醒龍儀式中為龍頭灑上碌柚葉水

一面，各隊隊員在儀式期間互相潑水，互贈龍舟水，也有穿著奇裝異服出場，以增添歡樂氣氛。

漁民大龍金盃賽是壓軸賽事，勝出者獲全場最高榮譽，48 名健兒專注的下槳，是速度、勁度、力度的比併，最快時速可達 25 海里，是可觀性甚高的龍舟競賽。此時，坐在龍薹和岸上的觀眾，都屏息觀賽，氣氛澎湃。最後贏得比賽的隊伍情緒高漲，在龍薹的隊友甚至會高興得跳下水去。

陳富明說，漁民即使上了岸也依然喜歡觀看龍舟賽，每年籌備賽事期間，老街坊見面總向他索取入場券。而供大龍支援的龍薹，在比賽日列陣而排，分間成賽道，龍薹上坐滿觀眾，除了健兒，亦是漁民家族的年度聚會，當日會廣邀親朋出席，龍薹掛滿彩旗，鼓聲喝采聲四起，令漁港生氣重現，也見證了漁民昔日的光輝歲月。

漁民．龍舟．海鮮舫



▲ 冼培安年輕時在新下水的海角皇宮前留影

出生於 50 年代的冼培安一直在香港仔漁港長大，漁利泰是其家族生意的品牌，曾經營水上山貨店、海鮮買賣，再轉型成為漁利泰海鮮舫，於 5、 60 年代與太白海鮮舫雙雙並排泊在香港仔中心對出海面，是端午節龍舟競賽必經之路。冼培安說其中一支龍舟隊同慶龍的龍躉，就經常泊在漁利泰海鮮舫旁，為同慶龍出賽時作後援。

冼培安最初接觸龍舟， 大概是 10 歲左右的小孩子，他清楚記得那是五月初五端午節正日，他一大清早便趕搭載人艇 （搖櫓小舢舨 ），到達等候點準備參加遊龍，遊龍是很受小孩子歡迎的，父母也積極鼓勵子女參加，所以往往一早便有大批小孩子在排隊等候。

龍舟坐滿後，大人便將龍舟划到布廠灣，即現時的深灣，他們上岸採摘青草放在龍口，使龍頭充滿朝氣。然後便划回避風塘，等候搶標競賽。雖然遊龍行程短暫，參與的小孩子還很是雀躍萬分，亦令他們從少培養對龍舟的興趣。

遊龍是漁民龍舟的一個習俗，由於漁民對龍舟尊敬有加，在參加競賽前都會先作醒龍儀式，喚醒龍舟，然後拜廟，將龍氣注入。來回一轉像隨龍出遊，龍舟上的坐客也自然精神抖擻，準備參與下午舉行的搶標競技。

端午節的安排是上午遊龍，下午搶標。避風塘氣氛熱鬧，無論是龍舟隊，或者是做生意的老闆，都很重視這節日。冼培安記憶中的龍舟和龍躉都插滿了旗幟，上面寫上些吉祥字，如生意興隆、財源廣進，旗開得勝等好意頭說話。



▲ 冼培安在家族經營的漁利泰茶餐廳充當掌櫃

海鮮舫是香港仔漁港的一大特色。最早期的海鮮舫是「廣寒宮」，後期有生意人投資創立太白海鮮舫，中國式的城堡建築，外形美侖美奐，成為創立海鮮舫王國的重要里程。而原本買賣海鮮的漁利泰，也加入了這行業，成為漁區內兩艘規模相當的海鮮舫。漁利泰後來更引來外資，並易名為海角皇宮。

珍寶海鮮舫則在 60 年代加入，同期，太白及海角皇宮都先後擴充規模，換了新船，外形更宏偉堂皇，好像浮在水面的宮殿，成就了全盛期的海鮮舫王國。晚上亮起燈來更見閃爍生輝。太白及海角皇宮專攻本地客，而珍寶則以外地遊客為主。冼培安說，漁民和海鮮舫的食客是儼然兩個世界的人，食客一餐消費用上數十元，當時一名打工仔的一個月工資都只是三十元左右。主要招待外地遊客的珍寶就更高端，最威水的是曾接待英女皇午膳。其他皇室成員訪港也會到訪珍寶，他記得有一次香港仔漁港放煙花歡迎某位皇室成員，他說這是他見過最星光燦爛的香港仔夜景。

在漁港做生意的海鮮舫相當重視龍舟，祈望得到福佑，令致生意興隆。龍舟競賽氣氛熱鬧，不但漁民大龍的可觀性甚高，而漁船又會圍在四周打氣，歡呼聲此起彼落，所以食客都十分喜歡觀賞。在賽龍當日，海鮮舫都會掛上標旗，綑上長長的紙幣。有多少支龍舟參與搶標，便預備多少支標旗，好像舞獅的採青活動。海鮮舫下午食客較多，搶標便安排在下午舉行，讓食客可以在海鮮舫一邊用餐、一邊觀賽。



▲ 冼培安酷愛攝影

冼培安自小參與遊龍活動，培養出對龍舟競賽的興趣，到了 14 歲便正式划龍舟，先後參加過合勝龍和聯漁龍，其後划了十年八載便沒有繼續了，但每年依然出席龍舟隊的年度會慶，當作是漁港社區的聯誼活動。 其後，漁利泰也上岸了，在香港仔開了首間漁利泰茶餐廳。

冼培安年輕時曾在影樓工作，是漁民家族中少數有機會擁有相機的人士，他酷愛攝影，公餘時間差不多走遍全世界捕捉精采鏡頭。家在香港仔，冼培安最喜歡捕捉香港仔不同的面貌，端午節的香港仔龍舟競渡，他有空便以攝影師身份出席，捕捉了不少龍舟競渡精采鏡頭，連同近年收集得來的昔日龍舟相片，他閒來時會將過去對社區的回憶，一片片組織回來，作為一種實錄，細細品味。



▲冼培安近年拍攝的香港仔夜景，為這漁港捕捉了美麗的一刻。

六十年代香港仔避風塘內海鮮舫的分布





百年歷史 漁民就舟

第二章

香港仔歷史最悠久的漁民大龍



▲ 鄭華明介紹鹿洲灣天后廟內的銅鼓，說「大鑼大鼓，有求必應」；銅鼓的鑄造時間和廟宇興建的時間是一致的。

受訪人物：鄭華明
同慶龍主席

同慶龍發源地是南丫島鹿洲灣，鹿洲灣地理位置優越，不論是冬天或夏天，不同方向吹來的季節風，都可以受到背風效應的蔭庇，因此吸引了不少漁船停泊。鹿洲灣天后廟於同治七年建立，是南丫島三大天后廟之一，同慶龍與鹿洲灣天后廟在相若時期成立，至今有逾 150 年歷史，與天后廟有不能分割的淵源，同慶龍的一切，均以天后為先。掌舵人鄭華明稱天后娘娘為阿祃，與同慶龍有關的事務，包括是否參加某項比賽，都會先請示阿祃的。



▲ 廟內的陳設

鹿洲灣毗鄰盧荻灣，昔日設有船廠，吸引了一班以罟仔艇作業的漁民在此作為基地，鹿洲灣最旺盛時，漁船停泊在此比在索罟灣的還要多。而同慶龍最初也是由一班罟仔艇戶組成的。漁民子女眾多，一艘船出幾名划手，不到十艘船便可湊夠三數十人，可以結成一支隊伍。後來香港仔逐漸發展，方便漁民補給，漁民便逐漸遷移至香港仔避風塘。現時，鹿洲灣不再是一個漁灣，沒有發展，沒有公眾渡輪可到達，逐漸變得荒涼。但每逢五月初一天后誕，該處便會熱鬧起來，同慶龍，以及在南丫島、蒲台島、香港仔一帶的漁民，都會帶同他們的龍舟來演練及參與賀誕。同慶龍在 1999 年取得鄉事會同意，往後每年天后誕都在鹿洲灣籌辦漁民私家龍賽事。

▼鹿洲灣全景







▲ 同慶龍贏得來的獎盃，都擺放在祭壇的神像旁。

鹿洲灣天后廟建在岸邊，面向大海，一入大門的銅鐘刻有同治七年鑄造的記載，廟內陳設不少文物，例如神枱下面的牌匾為光緒年所造，右邊牆旁擺放了一艘木雕龍舟，划手都是穿上清朝古服的。鄭華明說，這支木龍舟的年份已無從考證，但相信已超過一百年歷史，龍舟連頭連龍身都是一件過雕刻出來，不是像現時的龍舟，龍頭是分開製成然後再安裝上龍身。

廟中央的神枱供奉了天后娘娘，左邊是龍母娘娘，右邊的是北帝，天后娘娘前放著一尊較小的神像，是天后的行宮，這行宮有時會出遊，到同慶龍的龍躉觀看賽事。直至現時，同慶龍是否可以參加某項賽事，阿祸是否樂意隨行觀賽等，鄭華明表示都要用筊杯向阿祸請示。如果沒有這樣做，心裏總是不舒服，好像少了什麼似的。

天后娘娘的像前，除了放置貢品，還有同慶龍以往比賽奪得的獎盃。鄭華明說，同慶龍所有比賽贏得的獎盃，都會放在廟內。大門兩旁的木架就擺滿了不同年份的獎盃。

天后廟前的拜台旁是一道斜坡，他說，同慶龍的大龍以前是放在廟旁的，五月初五參加完賽事後，便會趁初六潮水漲，一早將龍舟推上岸。直至後來鴨脷洲設有龍竇，才將大龍搬放在該處。



▼ 天后廟旁的斜道是昔日置放龍舟的地方。



▲ 廟內展示的木龍舟，相信已過百年歷史，划手都是清裝打扮的。



▲ 廟內供奉的神像，其中在前排體積較細的是出遊神像。

鄭華明一生都是龍舟人，50 年代出生於漁民家族，自小跟隨父親打理龍舟事務，也有划龍舟，具二級榮譽教練資格。皮膚曬得比一般漁民還黑。他說，自小便受家庭薰陶，篤信天后。對漁民傳統，對同慶龍習俗，都萌生了深厚的情意結，父親自 62 年起幫手打理同慶龍的財務，至前任主席數年前退下，便由他處理主席的職務。

他說，打理一支龍舟隊牽涉許多事務，漁民的私家龍在比賽後要好好放置和保養，他家住鴨脷洲，接近龍寶位置，經常專程回龍寶「睇下條龍」。若要裝新龍舟又要親自到船廠選擇木材及與師傅跟進。私家龍的設計隨各隊所好，鄭華明說他比較喜歡龍頭和龍身的弦度平一點的，到比賽時一起步，龍身上半身向上翹起，龍頭自然會抬高，去水便會更快。同慶龍早期是幫襯香港師傅訂製龍舟的，60 年代最有名的師傅是黃伶，他的徒弟花名是牛奶仔，兩人都曾經為同慶龍製作龍舟。待香港龍舟師傅相繼退休，後繼無人，同慶龍便前往番禺、東莞等地的船廠訂製。

私家龍比賽涉及漁民傳統和習俗，醒龍，拜廟，請神等都不可少，而龍躉上為健兒提供的膳食也要兼顧。鄭華明說，更重要的任務，是要定時返回鹿洲灣天后廟打理廟務。他說廟宇門前刻在麻石上的金色對聯，是他和太太一塊一塊將金箔貼上去的，都是花時間花心機的工夫。

鄭華明對漁民家族傳統保持深厚的信念，家族中最多人划龍舟時有廿多人，足足坐滿一隻中龍，當時一條大龍中總有十幾名划手是來自鄭氏家族的。同慶龍聽從阿禡吩咐，於端午節後不參與龍舟比賽。因此其後有海虎仔的誕生，端午節打後的賽事，同慶龍隊員



▲ 一入廟內便看見的銅鐘，其上刻有同治七年的字眼 。

若出賽，都是以海虎仔名義報名的。現時，同慶龍操練事宜交由姪兒鄭俊傑負責，海虎仔亦是由俊傑成立的，名字寓意像虎一般勇猛，初成立時有約八成會員屬家族成員，現時所佔比例減少了。鄭華明說，龍舟隊是對外開放的，只要對龍舟有興趣的人士，便可以參與，經過訓練及觀察，有潛質的便有出賽機會。

現時，在龍舟界無人不認識海虎仔。海虎仔龍舟隊是一支公認的勁旅，多次代表香港出戰國際龍舟賽事，並取得優異成績。海虎仔成立至今超過 20 年，源於同慶龍，同慶龍則是一支歷史悠久的龍舟隊。雖是兩個隊名，却同是一支隊伍。

同慶龍是一支全男班的隊伍，對每年香港仔舉行的漁民大龍賽事十分重視，全力備戰。近年，同慶龍和另一支漁民龍舟隊勁旅南鷹龍舟隊比併相當激烈，總會在金盃決賽碰頭，兩支隊伍實力旗鼓相當，全場觀眾屏息觀看，衝線都是電光火石間，有時勝負只差一條龍鬚那麼近。刺激緊張的競技，令漁民大龍在根深的傳統上，添加了一份運動的光芒 。



▲ 同慶龍歷來的獎盃，都放在廟內的陳列櫃



▲ 筆者與鄭華明在廟宇前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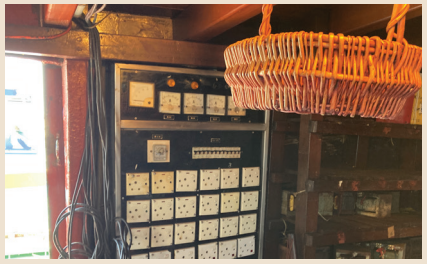
同慶龍最初由一班罟仔艇漁民組成，香港仔避風塘現時仍泊有不少罟仔艇。罟即是魚網之意，罟網屬近岸作業，以圍網形式進行捕釣。筆者有機會參觀一艘以木製、上世紀八十年代裝成的大型罟仔艇；船身寬大，船頂裝上多盞射燈，出海作業有五艘小型燈艇伴行，作業地點視乎風向，多數在果洲、蒲台島、南丫島石排灣一帶，專捕捉小魚如黃澤、鱵魚、魷魚仔等。船主表示，魚會「跟著火」的，因此圍網前會開盡射燈，吸引游魚。罟網作業都會在黃昏時分出發，至凌晨一點左右下網，魚獲上船後立即進行分類，將之冰鮮後放進盒內，清晨六時回避風塘買賣交收。



船艙設有多間房間，供幫工休息



房間二人一房



單看電掣之多，便知道射燈在作業中的重要性



船上簡單的煮食裝置



船旁的大射燈



隨船作業的小燈艇



這是木製的大型罟仔艇，已有三、四十年歷史



這是船主新裝的纖維罟仔

▼ 同慶龍於 2018 年時參加香港仔的漁民大龍競技 。

漁民龍舟保留百年傳統

彭北好在 30 年代出世，現年 90 多歲，經歷了日本佔領年代，請他回憶以往的龍舟競賽時，他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平後生活艱苦，龍舟會在比賽日難以在晚上設宴款待隊員，於是當天下午會熬一大鍋紅豆粥作招待，讓大家飽了肚子，暖在心頭。這樣維持了大約十年，之後生活好轉，才重回晚上設宴聯歡的局面。不過無論是紅豆粥還是禮坊佳餚，都是划手賽後最期待和珍惜的場合。



▶ 彭北好上岸後入住身後的鴨脷洲西邨，這亦是漁民上岸獲分配的主要公共屋邨。

和平後的 40 年代，參與競技的只有三支龍舟，計有合勝龍、同慶龍，以及來自蒲台島的龍舟隊，由下午三時賽至六時，賽道由現時華富邨對開的火藥島作起點，至石排灣警署的大石口，全程超過五分鐘。不知是否以前的划法像掘地，彭北好總是以掘龍舟來形容。他說，每支隊伍有百幾人，第一次掘輪了便換人，來來回回掘至傍晚。

那時還未有正規比賽，所謂玩龍舟是指搶標，在避風塘做生意的老闆，例如給漁民舉行宴會的禮坊，為了好意頭都樂意將錢掛在標旗上，邀請龍舟隊來搶標，好像舞獅採青一樣。搶標雖是玩樂性質，而且隊隊有獎，但進行競賽時氣氛還是緊張的，四面都圍著舢舨觀賽，喝采聲此起彼落。彭北好說，那時一支標綑上的紙幣，加起來有三數十元。因為當時生活艱難，標旗得來的錢都留下來作未來一年龍舟隊經費，不能亂花掉。



▲ 合勝龍隊員出賽長崎所穿著的隊衣，他們所用的木槳是紅色的。

以前的龍舟，長約 80 呎，坐四十多名划手。鼓是放在龍舟中間的，不像現時的放在龍舟的前方。龍舟的結構呈弦形，頭尾較窄，中間位置最濶，因此放在中間的鼓較現時的為大，稱之為大鼓。彭北好說，鼓放在中間，鼓手便可以望著龍頭發施號令。掘得好的便可以做大鼓手，像一名指揮，帶領著隊伍。坐在龍船尾的是舵手，俗稱機尾，也是話事人之一。現時，大龍機尾負責揸舵的，是用很大支的木杪，以前所用的則是短小的木槳。機尾是坐著操作的，一定要力夠大。至於划手所用的木槳，則是用浮水力強的杉木製成，乾身時重兩斤，濕水後增至三斤，可以想像，每掘一下，都要用上很大力度。

合勝龍以前訂製龍舟都是找香港師傅的，彭北好說黃伶師傅是大家公認手藝最好的師傅，很多龍舟隊都找他。以前製作一條大龍要花費幾千元；現時，一條大龍的造價已上漲至二十多萬元。大龍在端午節比賽後，會擺放在岸上，因為是柚木造的龍舟，不能全年放在水中。龍頭和龍尾則會拆下來，安放在洪聖廟內。

合勝龍原名為合勝堂。事實上，以往龍舟會都是以堂為稱號的，例如同慶龍以往亦稱為同慶堂。合勝堂有逾一百年歷史，歸屬於鴨脷洲洪聖廟，該廟供奉洪聖爺，合勝堂的龍舟一直被視為洪聖神靈的座駕。合勝堂本是民間組織，至其後需辦理社團登記，由警務處負責審批，由於堂字予人黑社會組織的感覺，於是警務人員建議改名為合勝龍。



▼ 合勝龍於 1978 年贏得國際龍舟邀請賽冠軍，代表香港到日本長崎出賽，健兒握著的旗幟印有長崎二字，圖案亦甚具東洋味。



▲ 合勝龍於國際龍舟邀請賽榮獲冠軍，一眾隊員開心出席慶功宴，當時的隊衣也是紅色的。

合勝龍是一支充滿民間信仰色彩的隊伍，至今仍保留相當的漁民龍舟傳統，其中一項是遊龍，於端午節前數天舉行，遊龍範圍在香港仔避風塘，即洪聖爺庇佑的範圍，遊龍那日龍舟隊負責人先在廟內進行拜神儀式，龍舟插上錦旗，龍頭經過粉飾，口裏含著青草，龍舟吊下水後由南塱遊走至西塱，最後回到洪聖廟前大約一百米，划手便奮力向著廟方划行，近岸時減速，再返回原點，這樣重複三次，象徵向洪聖爺行三鞠躬禮。

除了龍舟競渡前的遊龍儀式 ，還有另具意義的遊夜龍活動，也是在端午節前進行。據合勝龍記載，曾先後於 50 年代和 70 年代舉辦過兩次遊夜龍。第一次是避風塘發生瘟疫，第二次是避風塘盛傳出現海怪，都是希望借助龍的威嚴趕瘟除惡。

彭北好自少在長洲長大，在那裏划過龍舟。至二十多歲隨家人到香港仔避風塘，他說起初是在合勝龍做些「下欄工作」，後來當上主席，接管紀錄開支的賬簿，那本薄薄的賬簿，記載了合勝龍歷任主席的名字，也有啤酒商贊助的紀錄。屈指一數，彭北好已經做了四十年主席，龍舟情懷絲毫沒有改變。他深信龍舟可以驅走邪氣，趕走惡魔，這其實也是漁民普遍的信念，他們對龍舟都是非常崇敬的。



▲ 接管合勝龍財政逾 40 年，彭北好仍保留著陳舊的收支記錄帳簿。



▲ 彭北好（中間）年輕時與隊友出席慶功宴

▼ 合勝龍於 2006 年接受邀請，在端午節香港仔龍舟競賽當日將大龍展示於比賽場地，供公眾人士近距離觀賞。可以看到龍舟插上旗幟及羅傘，龍舟頭亦加以粉飾。。


CHANNEL CLEARANCE 14M
龍勝合

發揮漁業力量



受訪人物：李彩華 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副主席
鄭志明 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司庫

香港仔漁業商會成立於 1988 年，創會會員均為漁民家族成員，由早前主要從事捕魚，其後分散發展各類漁業的相關工作，跨越過去兩三代漁業發展。會員現時主要從事魚類出口貿易，包括辦裝、漁業運輸，亦有部分保留從事捕魚為業。於 2001 年與香港仔海鮮聯誼會合併，成為現時的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

李彩華是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副主席，經營由父母傳下來的店舖 -- 「肥婆海鮮」，專做活海鮮買賣，肥婆是她母親的綽號。李彩華在五十年代出世，有六兄弟姊妹，他排行最大，由七歲開始便幫助母親打理生意。那年代的漁民大多在住家艇生活，泊在避風塘的住家艇有數百艘之多。李彩華說兒時生活很刻苦，住家艇其實是那些不能再出海的漁船，小小的，只有一個帳篷，六個人住在船尾，船頭則是廚房，靠燒柴生火。他說，避風塘內有售賣各式各樣貨品



▼ 泊在魚市場岸邊收魚船的情景。

的小艇，例如有賣柴的艇，也有賣糖水、賣水果、賣雜貨、賣餅乾汽水的，而他最喜歡的是雪糕艇，那時一個甜筒是賣一毫子的。他四歲開始返學，學校在鴨脷洲，當時鴨脷洲還未開發，他每次返學都搭搖櫓小船的送人艇，完成小學後便再沒有怎樣讀書。

李彩華的父親在 50 歲才開始做海鮮買賣的小生意，實際擔大旗的是他母親，以小艇在水上進行買賣，只做游水海鮮，沒有做冰鮮海鮮。漁民家族一般子女眾多，一艘漁船一個家族，下一代長大後便會分家，各自經營自己的漁船。李彩華說，當時一艘船經過十年八載後通常可以變成七、八艘船，所累積的熟客仔便愈來愈多，全盛期香港仔六十幾艘蝦艇都是經他交收的。從蝦艇接收鮮蝦，再賣予當時專供漁民飲宴的歌堂船和海鮮舫。他在十三、四歲便掌握這盤生意的竅門。至 80 年，他將漁船泊在魚市場，客源便由水上變成岸上，生意機會大增了。結果由原本的小買賣，至後來成為「蝦王」，都全靠個人努力。

李彩華一直都是香港海鮮聯誼會主席，及至 20 世紀初，因為香港仔魚市場被驗出有霍亂菌，政府部門加強監管，漁商與官方一度對峙，後由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主席陳富明協助將事件擺平，李彩華自此便加入該商會，也積極支持漁業龍。

同樣在住家艇長大的鄭志明是商會的創會會員兼司庫，現時經營海鮮批發，做過曬家，與陳富明是行家，也是朋友。他指陳富明甚具遠見，是首批將一級魚鮮批發至日本的辦裝商，人脈又廣，能帶動行業發展。陳富明成立商會，他是第一時間支持，後來要組織



▲ 李彩華自小幫手家計，現在經營的肥婆海鮮檔，肥婆之名來自母親。

漁業龍，他也是第一時間支持的。

有漁民的地方便有龍舟，鄭志明對龍舟並不陌生，一出世就知道有龍舟，和其他漁民一樣，視划龍舟為一種習俗。雖然沒有划過龍舟，他卻是一名龍舟迷，每逢端午節龍舟競賽，他都是觀眾席的座上客，和一班老街坊一齊觀賽，並且一齊評論各龍舟隊的實力，逐一比較，待衝線時的緊張關頭，也會一齊喝采，十足觀看賽馬一樣。對漁民街坊來說，這是昔日生活的美好回憶。

鄭志明也羨慕其他漁民朋友划龍舟，非常欣賞他們的熱情，他說自己因為忌水，始終沒有落過龍舟。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於 1992 年成立，首年籌辦龍舟賽，商會主席陳富明發起要裝嵌一條

代表業界的龍舟，取名為漁業龍，鄭志明立刻舉手支持，並積極參與籌募經費，以及計劃裝嵌新船和招募划手。漁業龍並不是一支龍舟隊，沒有固定操練，亦沒有固定隊員，多年來均夥拍飛虎龍舟體育會，招募其隊員為核心划手，參加漁民大龍賽事，多次在漁民大龍金盃賽摘冠，成績斐然。

漁業龍至今仍保留著傳統，每年大龍參賽前，都會擇日舉行醒龍儀式，將龍頭粉飾一番，簪花掛紅，並準備整齊祭品，然後請師傅為龍舟開光。當日傍晚並會將大龍吊下水，除了到附近廟宇進行參拜，划手亦會出席試水，他們平常是以中龍作練習的，下水禮那天便順道齊集作首次的大龍操練，預備端午節競賽。避風塘平時很少出現大龍，大龍下水作首次操練時，四圍的公眾人士都會駐足觀看，並報以熱烈的掌聲以表支持。

端午節比賽完畢當晚，漁業龍會按慣例舉行晚宴，期間會拍賣聖物，進行籌款，所指的聖物，最重要的是繫在龍舟頭上的「紅」，對漁民來說紅是好意頭的象徵，尤其是贏了比賽的紅，會給漁船帶來魚獲大豐收的好運。好景時當晚的拍賣可籌得四十萬元，一般也可以有二十多萬。鄭志明說，經費多的那年可以濶綽一點，例如安排食飯和替划手訂造隊衫，經費少的那一年就處處節儉一些。

晚宴席上，以老人家居多，他們大部分和鄭志明、李彩華那一代的漁民一樣，對漁民生活的記憶是深刻的。鄭志明說，現在划龍舟的多是年輕健兒，不會像老一輩的漁民那樣對傳統習俗的堅持。至於漁業龍是否能夠繼續承傳，他說這是一個問號。

▼ 漁業龍 （黃色隊衣）2015 年參與的漁民大龍競技，可見划手的專注和勁度。

到訪李彩華位於香港仔魚市場的「肥婆海鮮」當日，剛巧碰上一艘收魚船埋岸，這收魚船生意做得很大，船上兼有活海鮮和冰鮮魚兩大產類，設備整全。船主好客，更邀請筆者往船上參觀。



海鮮檔員工正在點收冰鮮魚。這些都是深海魚獲，不適應魚缸的環境，一上岸便要進行冰鮮儲存的工序。魚檔接收時是以盒計的，魚的種類和大小都在漁船上先分類，再入盒。



活海鮮除了魚類，還有各樣貝殼類海鮮，例如蟹、扇貝、蝦等。



幫工從收魚船將海鮮搬運上岸



收魚船裝有打氣魚缸，用作儲存活海鮮，亦有以發泡膠盒裝著的冰鮮魚



搬上岸的海鮮放在海鮮檔等候買家

▶ 漁業龍在頒大旗儀式中授旗。

▼ 興仔 (右) 與叔父美叔 (左) 同是郭氏家族中的龍舟猛將。



一班大學生

在龍舟比賽中不時見到港大龍參賽，划手都是年輕大學生，不但隊形整齊，神采飛揚，而且划起來有板有眼，令看著的人由衷地說：「興仔教得好」。

興仔全名是郭滿興，出生於漁民家庭，在大家庭中年紀最小，叔伯長輩便以興仔相稱。雖然是長輩起的稱號，現時年紀比他小很多的隊員，也是以興仔相呼，相當親切。他說，大家都是平輩，從來不刻意要隊員稱他為教練。他說見過很嚴厲的教練，隊員划得失準時便破口大罵，他不信這一套，也不喜歡做一個經常罵人的教練。

受訪人物：郭滿興
聯漁龍承傳人
港大龍舟隊教練

以人行先是他的理念。他算一下，自己的年齡比起那班大學生年長 30 歲，若要打破代溝，便先要融入他們的世界，了解他們的思維。他勝在年少時在漁船長大，日日幫手拉網，練得雙臂粗壯有力，以至現時在隊中進行體能測試，他的成績往往是最前的幾位，得到隊友認同。而且，他說自己名字叫滿興，即是滿有高興的意思，所以會經常面帶笑容，讓對方感覺舒服。

漁民的生活多是單一的，局限於自己的圈子，興仔卻有著很強烈的世界觀，一有機會便要到外面走走，曾到過 50 幾個城市參加龍舟賽，包括內地城市、東南亞各地，以至英美國家。四處遊歷參賽令他眼界大開，聯漁龍引以為傲的郭氏划法 ，他稱為 J 字槳，也是參考西方划艇技術演化而來的。

能當上港大龍舟隊教練，興仔說是因緣際會。少時家族都是聯漁龍的骨幹，他經歷過聯漁龍的輝煌期，也經歷過大批隊員離隊的慘淡期。興仔說，龍舟無人划是無生命的。及至港大龍舟隊成立，希望聯漁龍可以義務借出龍舟予隊員操練，他便抓住這機會，令龍舟回復人氣。興仔其後正式擔任該隊教練，至今已有 8 年。港大龍隊員都是大學生，畢業便離隊，每年有新生加入，人流不斷轉，都是年輕人，男女參半，也有外籍交流生，一班大學生，操龍時夥拍聯漁龍，亦有學生畢業後加入成為聯漁龍正式會員，繼續追尋龍舟夢。兩條隊操練時一次出四條龍，人才鼎盛，充滿朝氣。



▲ 聯漁龍的龍舟頭交由女生粉飾，可見用色的細膩，龍頭看上去多麼精靈。



▲ 興仔家族的漁船賣掉後，買下身後的遊艇，亦成為龍舟隊員聚會的場所。

傳統龍舟會的聯誼方式是食飯吹啤，這似乎有別於年輕人的生活文化。興仔說，他們有另類方式聯誼，但不離以龍會友。既然大家都是年輕人，精力充沛，他便不時安排長途操練，最誇張那次由長洲出發，經坪洲、迪士尼、梅窩，再折返長洲，連續划足三四個小時，既辛苦，又好玩，相信多年後參加過的也不會忘記這份豪情。

這是聯漁龍的近代版。聯漁龍在海鮮舫全盛期前便已成立，至今逾 60 年歷史，和其他漁民龍舟會一樣，成員主要是漁民，亦是大家族一齊參與。郭氏家族中不少前輩熱愛龍舟，包括在龍舟界無人不識的美叔。美叔是龍舟軍師，當過划手、鼓手、杪手、教練，



在龍舟上任何位置都表現出色。聯漁龍在 80 年代高峰期，多次透過參加漁民組別選拔賽而取得香港代表隊的資格參加國際龍舟賽事 ，並獲取冠軍的佳績。後來，比賽規則改了，再沒有代表香港出賽的機會，令致大批隊員離隊，那是 1993 年的事。

在這個艱難時期，要放棄是很容易的，但興仔選擇留下來，畢竟興仔自小與龍舟會結緣，早已培養出濃厚的感情。最後遇上了港大龍，令聯漁龍有轉化的機會，由漁民佔多數的傳統龍舟，轉化成為一支年輕大學生隊伍，划手轉了，傳統卻保留著，並且開放給年輕人演繹，為龍舟譜上新調。

每年端午節在香港仔舉辦的龍舟競技，聯漁龍都會參加，興仔說他們的參賽目的不是要捧盃，而是當作一場表演，增添歡樂氣氛。漁民大龍賽事的傳統，中場休息時設頒旗儀式，十支大龍齊集台前，互相潑水，聯漁龍是首支隊伍穿上奇裝異服，帶上豔麗假髮出場，並且每年設不同主題，曾經扮過美人魚、蜘蛛俠、炸猛男。興仔說，街坊見面，都會問他今年扮嘢主題是什麼，可見其受落程度。

此外，聯漁龍也會尊重傳統，參與各項賽事的傳統儀式，例如賽前的三拜廟。年輕人充滿無限創意，龍頭的裝扮亦交由女生負責，她們像替龍頭化妝一樣，劃眼劃面，並以帶金屬色的指甲油填上鬚眉顏色，令龍頭更加閃耀。

龍舟要有人划才有生命。興仔說，這就是一種承傳。



栽培年輕划手的平台

鷹是一種猛禽，目光銳利，動作極其敏捷，不少龍舟隊以鷹命名。梁志成是南鷹龍舟會 1993 年時成立的創會人之一，一直至今。他說，南鷹的南源自港島南區，鷹則取其在天空翱翔，視野廣濶。南鷹的願景，是要成為一個平台，吸納對龍舟有興趣人士，一起將這運動發揚。

在香港仔十支漁民大龍中，南鷹是年資較淺的一隊。梁志成出生於漁民家族，少時在住家艇生活，一家人現

時已經上岸，沒有再從事漁業了。他在廿多歲才有機會划龍舟，跟兄長加入當時的聯漁龍。後來創立了南鷹龍舟會，最初只有十多名會員，大部分都具有漁民背景。梁志成深信一定要展示實力，才可以吸納人才，爭取資源。因此南鷹成立初期便四處參加比賽，爭取成績，打響名堂。營運至今，會員人數增加至一百多人，成為一支有潛質的隊伍。

南鷹龍舟會成立初期，會員人數不多，所以主要是參加其他地區舉辦的小龍賽事，包括公開組、混合組，長洲舉辦的彩艇也有參加。小龍賽和彩艇賽只需要十人出賽，因此比較容易湊足人數。隨著會員人數不斷增加，至 2009 年，南鷹在番禺裝嵌了首條大龍，正式以南鷹龍舟會名義參加香港仔漁民大龍競技。積極參與，並在 2019 年勇奪漁民大龍金盃賽冠軍。

梁志成說，南鷹隊員均熱愛龍舟，他們每星期進行三次集訓，年中無休。粗略計算，南鷹一年參加的比賽超過 10 場，當中私家龍比賽和公家龍比賽各佔約一半。私家龍比賽是由漁民組織籌辦的賽事，地點是昔日的漁灣，南鷹慣例會參加的，計有赤柱灣、蒲台島、青衣、南丫島、大潭篤等地舉行的中龍私家龍賽事，中龍參賽健兒人數介乎 22 至 24 人。所謂私家龍賽事，即指由參賽隊伍自備龍舟參賽。

參加私家龍比賽當日相當大陣仗，首先要安排吊機車將龍舟吊下水，綑在預先租借的漁船，駛往比賽場地，到達比賽場地後，漁船便充作龍躉。梁志成說，例如在青衣比賽，龍舟由鴨脷洲龍寶運

去賽場，船程要超過一小時。參加一場私家龍賽事開支約要二萬多元，當中已經沒有計算在運送過程中龍舟可能出現的損耗。可以想像，不論是人力或財力，參加私家龍比賽入門之高，並非一般龍舟隊能夠負擔的。

梁志成認為，要將龍舟運動推廣，需擴濶至不同層面的賽事。現時，南鷹會員中，年輕人所佔比例居多，約一成是學生，包括部分來自科技大學龍舟隊、東華三院護理學院的東龍，以及區內聖伯多祿中學龍舟隊，這些龍舟隊教練來自南鷹，因而有機會參與南鷹的操練和出賽。他說，會員中另有兩成是剛畢業，年齡在 23 歲以下， 可以參加龍舟總會籌辦的 U23 賽事。而年齡介乎 23 至 30 歲的也佔兩成，這些年輕划手不時代表南鷹參加其他公家龍賽。公家龍賽所用的是纖維龍，純是運動競技比賽。現時，會員中大部分沒有漁民背景了，而年長一代的仍然留守，仍有操練，大部分作比賽的後援支持。

除了積極參賽，南鷹也在十年前開始籌辦龍舟比賽，每年分別在淺水灣、深水灣、鴨脷洲籌辦共三場小龍賽事。梁志成說，小龍賽事有不少支持者，平均有 140 支隊伍參加。籌辦一場比賽需要兩三個月時間，比賽日需要的工作人員至少 六、七十人，年輕的會員也到場協助，在落船區、報到處等負責各項工作，這對他們來說都是可貴的經驗。

梁志成認為，推廣龍舟運動，小龍的確是一個容易入門的平台。然而，南鷹同樣重視具漁民傳統的私家龍賽事，私家龍比賽的拜神



▲ 南鷹 (穿藍色隊衣) 於 2019 年的漁民大龍競技贏得金盃賽冠軍，梁志成形容這是一場具代表性的賽事。

儀式、頒大旗儀式，年輕會員都有參與，他們都覺得這些是應被尊重的傳統。

香港仔每年舉辦的漁民大龍賽事，則是龍舟界盛事，是鮮有具規模的大龍競技。與中龍相比，大龍的長度是中龍的兩倍，在水中儼然一條巨龍，令人大開眼界。大龍的龍頭設計各適其適，不是以倒模出來的纖維龍所能比擬的。今時今日，漁民大龍中不少隊伍已經將部分健兒空缺加入外隊，務求結集各路精英，來一場轟烈的賽事。梁志成說，參加大龍競技最少要兩個月密集訓練。大龍的挑戰，在於全船 48 名划手落槳發力時間的一致性，這是要時間練出來的默契。

在剛過去的 「2021 香港仔龍舟文化承傳」龍舟演練，南鷹首次派出女隊員出戰正式的大龍賽事，共有兩名年輕女隊員獲安排參與四場比賽中的兩場賽事。 梁志成說，這是一種突破，要將龍舟推廣，便需得打破常規。

不過，另一方面他却遵從習俗。他指，聽老人家說，落私家龍是不可以穿鞋的，因為龍舟被鞋踩過，會不吉利！所以，南鷹現時參加私家龍比賽時，健兒都是赤脚上陣的。

▼ 勝利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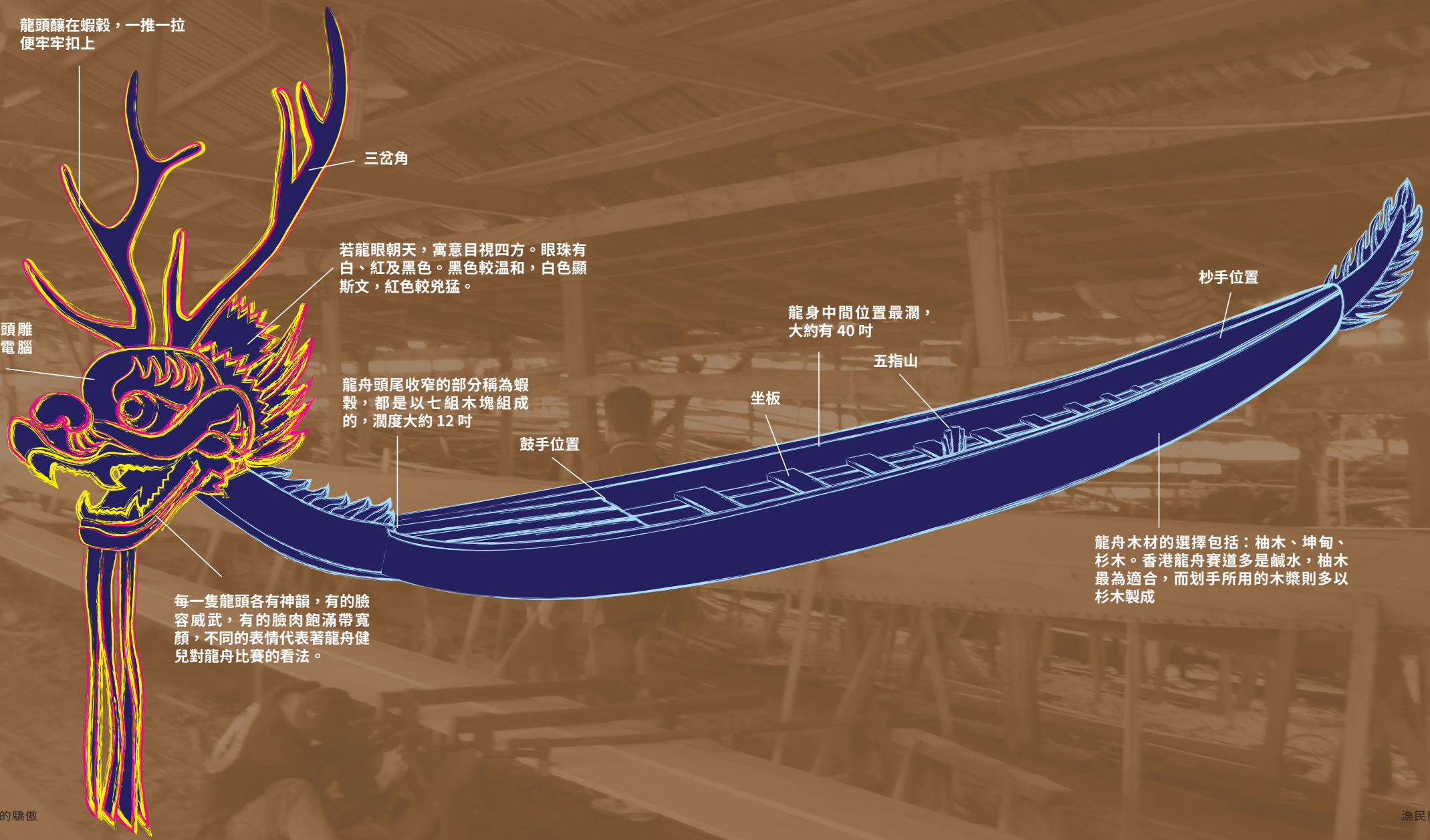


漁民龍舟的一釘一木

第三章

漁民大龍的木龍舟一釘一木
都是純手工製作，
龍舟隊會按照團隊的意願，
向龍舟師傅提出要求，
每一隻龍舟都是獨一無二的，
就像賽車手的改裝賽車一樣。

木龍舟的佈局


龍頭釀在蝦穀，一推一拉
便牢牢扣上
三岔角
若龍眼朝天，寓意目視四方。眼珠有
白、紅及黑色。黑色較温和，白色顯
斯文，紅色較兇猛。
純手工龍頭雕
刻，無需電腦
繪圖。
龍舟頭尾收窄的部分稱為蝦
穀，都是以七組木塊組成
的，濶度大約 12 吋
鼓手位置
每一隻龍頭各有神韻，有的臉
容威武，有的臉肉飽滿帶寬
顏，不同的表情代表著龍舟健
兒對龍舟比賽的看法。
龍身中間位置最濶，
大約有 40 吋
五指山
坐板
杪手位置
龍舟木材的選擇包括：柚木、坤甸、
杉木。香港龍舟賽道多是鹹水，柚木
最為適合，而划手所用的木槳則多以
杉木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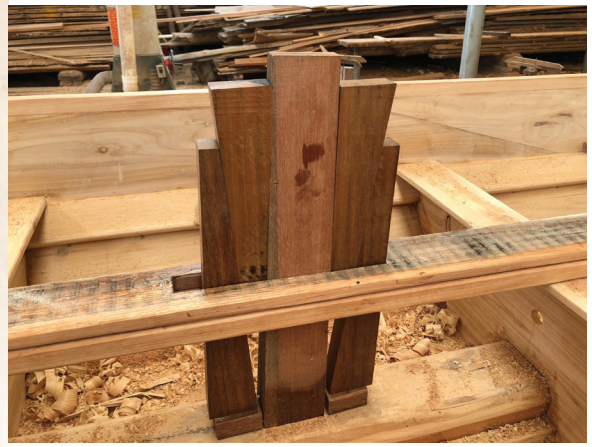
◀ 已經裝上了底骨、船艕、座位和龍筋。
底骨：又稱龍骨，是最先組裝的龍舟結構，一般濶 8 吋，長約 90 呎 。
底骨兩旁共有三塊船艕，濶度大約 6 至 7 吋，分別稱為底艕、企艕、花艕。龍骨加底艕便構成了船底；坐板則鑲嵌在企艕位置。

由選材說起 木龍結構

吳煒基是以聯漁龍代表的身份加入南龍執行委員會。他憶述當年龍舟隊找了有名的黃伶師傳裝新龍舟，他獲授命跟進龍舟製作，為了確保能如期起貨，他在製作過程中有一半時間留在位於黃竹坑的船廠，跟黃伶師傅及其徒弟牛奶仔一齊裝龍。他一邊幫手、一邊偷師，中龍和大龍的製作都曾參與過。

香港的龍舟都是用柚木裝嵌，柚木浮水力強，軟韌適中，較適合香港的賽道，而且木材來源充足。內地的龍舟賽道則以淡水居多，龍舟材料一般會撰擇杉木或坤甸。吳煒基表示，裝龍舟第一件事便是揀選木材，一條大龍長 90 呎，用作底骨的木材需要長身的，都要由兩至三條長木塊接駁而成，為了接駁位不易拗，不滲水，要在其上裝上一塊小木條，稱之為舵，將接駁位固定。

他說，龍舟師傅選木材要靠眼光，表面上木材愈少木眼愈好，木色則偏向深色為佳，較難變黑。但經驗老到的師傅有時也會跌眼



▲ 五指山：用來調校龍身弧度，下過水的龍舟弧度通常會有差異，每年再下水比賽前需要作輕微調校



▲ 龍舟的底部



▲ 船身深色圓點的是釘痕，裝造一隻大龍要用上 60 公斤的鐵釘。

鏡，木板剚開時才發現裂痕，那時木條便會用來製作其他較細小的配件，如鼓手座位等。

龍舟的船身由七組長木組成。底骨濶度 8 吋，裝上後便在兩旁裝上三組船艕，分別是底艕，企艕和花艕。船艕的濶度在船頭和船尾位置收窄，形成船身曲線的形態。其後便裝上龍筋和五指山，龍筋猶像人體的脊椎，是固定整支龍舟的命脈。五指山和龍筋日後可略作調校，以保持龍舟的弧度。船底也可以因應龍舟隊的偏好而有所變化，有平身的，有圓身的。在設計龍舟每一細項時總以去水速度是否夠快作為考量重點。

做一隻龍舟遠較做一艘遊艇困難，遊艇下水，船身表面風光，船主便會滿意。可是，龍舟是用來參賽的，一般人對龍舟的評價，會和龍舟在賽事中的表現掛鈎。吳煒基表示，造龍舟最大的挑戰，在於兩邊要對稱，否則龍舟划起來會左右搖擺，去水速度減慢很多。而黃伶師傅的個人之處，便是對龍舟的計算十分精準，使龍身可以有最佳弧度。

龍舟最濶的位置在中央，約為 40 吋。以前龍舟鼓是放在中央位置的，吳煒基說，以前的鼓又叫大鼓，一隻直徑達 40 吋，要兩個人合力才可以將鼓舉起。昔日的龍舟競技是玩樂為主，鼓放在中間較具觀賞價值，但却不利於正式的比賽。 現時，鼓是放在龍頭位置，龍頭位置是收窄的，大約只有 11 吋，鼓的尺寸自然小很多了。

以往漁業繁盛時期，涌尾及布廠灣一帶有不少船廠，吳煒基說，各龍舟隊都在本地訂製龍舟，當時馬灣是一個活躍的漁港，也有製作龍舟的船廠。至上世紀 90 年代，本地龍舟製作師傅後繼無人，龍舟隊需要裝新龍時紛紛北上，包括番禺、東莞、三水等地。龍舟隊負責人會親自到內地船廠，和龍舟師傅會面，洽談對新龍舟的要求，就地挑選木材，裝一條大龍需時約一個半月，待龍舟製作完成可以交付，龍舟隊有時會相約隊員一齊北上到船廠收船，在當地舉行簡單拜祭儀式，船廠一般連接河道，龍舟在船廠下水後直接由貨船運載回港，到達大樹灣對開海面御下龍舟後，由隊員划至鴨脷洲龍竇。

番禺區上漖村的木龍舟製作工場





















▲ 每逢提起師傅，牛奶仔都豎起大拇指。

香港最後一代造舟製師傅

上一輩的龍舟人，幾乎無人不認識黃伶，認識黃伶的，也會認識他的徒弟「牛奶仔」。兩師徒替香港各龍舟隊裝嵌的龍舟多不勝數。現年 92 歲的牛奶仔自豪地說，經他親手打造的龍舟，已經超過一百隻。

牛奶仔的父母是造船師傅，以造罟仔艇和木艇為主。他說因為黃伶出名，所以 16 歲那年，離開父母的行業，轉投黃伶，拜師學藝。現時一提起師傅，牛奶仔都會豎起大拇指，對黃伶是由衷的拜服。

有說，最好的龍舟，就是在比賽中勝出的龍舟。黃伶之所以享負盛名，除了手藝不凡之外，更是因為由他打造的龍舟，經常都在比賽中勝出，因此很多龍舟隊都會慕名而來，找黃伶裝新龍舟，期望在下一次比賽可以勝出。有時贏了比賽和輸了比賽的龍舟同是由黃伶所造，於是輸了比賽的龍舟隊便會來找黃伶晦氣！牛奶仔說，師傅脾氣很好，這時只掉頭便走，不和他們計較。牛奶仔卻心想，他們真是發神經！

香港仔的同慶龍、合勝龍、聯漁龍，以至幾乎所有龍舟隊，都曾經聘任牛奶仔造龍舟。他說，香港仔，西貢、 筲箕灣、屯門、長洲，數得出的漁灣也有人找過他造龍舟，有裝大龍和中龍的。他說，師傅造龍舟手工一流，左右對稱，弦度適中。造龍舟和造遊艇的要求不同，龍舟是用作比賽的，設計時最緊要顧及去水的速度。

牛奶仔本身沒有划過龍舟，但對於龍舟設計和如何達至去水快的效果卻甚有心得。他說接觸過那麼多龍舟隊，自然能從他們收到很多寶貴資料。造了大半世龍舟，他說最氣的是收到柯打，被要求造一隻最快的龍舟，可他心想龍舟能否在比賽中勝出，主要在於划手是否有出力，可是龍舟隊輸了比賽往往將責任推在龍舟身上。

牛奶仔說造龍舟其實不難，先造好船底，再造船艕，慢慢收窄，砌好後龍舟便成形了。造龍舟最大的挑戰是蝦穀，即是船頭船尾那部分，相當考功夫的。以往的龍舟設計和現時的最大分別是濶度，他說，以前的划手身材較健碩，船身濶度要有 44 吋，才容得下兩名大隻佬一齊坐。現時，龍舟濶度已減少至 40 吋。他說一個人也



▲ 布廠灣依然有兩間�木場，這處以前是製造龍舟的�木地點，香港龍舟師傅也在這裏製造龍舟，曾經是龍舟師傅牛奶仔的工作地點。

足夠可以裝一隻龍舟，只是所需時間長一點。裝一隻大龍要二至三個月，中龍則需時個多月，如果有人幫手，兩人合作時間便可縮減一半。他說，80 年代以前裝一條大龍所需費用約四萬多元，現時已升至廿多萬了。

早期，牛奶仔造龍舟的工場在布廠灣，那裏有一排排的造船廠和維修廠。其後師傅去世了，他的基地搬去了南丫島，近現時索罟灣碼頭，也有收過徒弟，徒弟早年也不在了，剩下自己一人，便沒有再造龍舟了。

現時，牛奶仔家住田灣，每日大約中午時分都會步行至香港仔嘆茶。雖說嘆茶，卻其實是飲啤酒。他說，這是以前養成的習慣，那時候在船廠工作，長期在陽光下暴曬，需要冰凍啤酒散熱。近年，老一輩的龍舟人，有時也會專程到酒樓和牛奶仔碰面，一起吹啤，細說當年龍舟事。不過，隨著各人老去，碰面機會也減少了。現時，在鴨脷洲龍竇，還可以見到一隻由牛奶仔親手製造的龍舟，完好地擺放架上，出賽時才被吊下來，早幾年還有參賽，這可能是唯一保留由香港師傅打造的龍舟。

▼ 龍舟架上左邊底層的木龍舟，是現存牛奶仔親手打造的龍舟。



雕刻工藝 匠人心思就 龍舟頭的

「笑住贏你」是漁業龍的賽龍信念，放下輸或贏的狹隘慨念，只求以龍會友，盡力接受挑戰，以微笑回應賽果。這信念在他們的龍頭設計反映出來。漁業龍的龍頭面容飽滿，用色温和，具龍的威嚴，也具龍的寬容。

龍頭是由一立方塊原木以人手精雕細琢出來，與龍舟製作同被列入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每一個龍頭都是獨一無二的，龍頭的面容有勇猛的，也有慈祥寬容的，會因應龍舟隊的意願而設計。在本地龍舟師傳還活躍的時期，龍頭雕刻也是由本地匠人製造。在牛奶仔製造龍舟的年代，龍頭主要由



▲ 梁鎮洪師傅展示的龍頭半製成品。





集中在油麻地的神像雕刻工藝師製作，他們除製作神像，鑲金箔，也有雕造酒樓裝飾用的龍鳳造型，以及裝在龍舟上的龍頭。

隨著龍舟製作業式微，龍舟隊紛紛北上訂製龍舟，也同時在當地訂製龍頭。位於番禺南村鎮的梁鎮洪師傅是一位有名的工藝師，香港有不少龍舟隊慕名而來請他幫忙。筆者早幾年有機會到訪梁師傅的工場，那就是他住所的庭院，他坐在門前石墩工作，滿地都是製作龍頭用的樟木木屑，令整個庭院充滿木香。梁師傅自 15 歲開始拜師學藝，每日工作十小時，累積了 56 年雕刻經驗，他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誠，經常面露笑容。

對於梁師傅，每一件龍頭都是藝術品，都是用心雕出來的。他說，塑造龍的形態最困難，因為龍是沒有現成生物可以參考。他一方面專程到廟宇參考，另方面苦練 10 年，才對龍有所領會。他說，前來落單的龍舟隊，一是以口述方式形容龍頭的設計，一是帶著一



▲ 這是早一代的龍頭，出自香港師傅手藝，龍角以木製成，有數十年歷史，現已退役。



▲ 龍舟頭和尾上色時多用上傳統的紅色、綠色和金色。

張平面圖來。他完全不靠電腦繪圖，由平面圖發展成立體影像，全憑個人經驗。龍的面部神態表情會因應顧客要求而製作，有的要求神態兇猛，他就以眼神來表達，雙眼朝天，寓意目空一切，面部還會較為瘦削，牙齒較尖，帶點露齒。若要求面容祥和的，則臉形飽滿，嘴角上揚，帶點微笑。雕刻龍頭所用的工具是簡單的「批刀」及「銼」，步驟由選料開始，接著是勾畫放樣，雕刻，打磨和拋光，最後是上油，這最後工序一般交由梁師傅太太負責。他說，龍頭的顏色，多採用傳統的金、紅、綠、 黑等色； 打磨、上色、風乾的工序要重複三至四遍方完成。

雕刻及上色工序完成後，便會裝置龍角。以往木龍舟所用的龍角是以木製成，近年多裝上梅花龍的三义角，更顯威武。此外，還

會為龍頭裝上龍鬚，龍鬚有黑白兩色，黑鬚是少年，而白鬚則是壯年。香港的龍舟隊中，具歷史的同慶龍以往曾用白鬚，後來因為隊員年輕化，才用回黑鬚。另有彈簧似的鼻球，以及龍舌和龍珠，而龍目先是塗上眼白，接著是黑瞳，然後中間再有紅睛，神態活靈活現。 製作一個龍頭需時一個多星期，訂製費用要數萬元。龍頭付運至香港，龍舟隊一般會再加粉飾，例如將上了金油的龍角再鋪上金箔，令顏色更閃亮，以保持其觀賞價值。亦有龍舟隊將龍頭摩登化，加上其他飾物配件，令龍頭充滿生氣。



▲ 漁業龍的龍頭（中間）及其餘一個中龍及一個小龍的雕刻龍頭早前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資助的展覽中展示，讓公眾可以近距離觀賞。

真功夫龍舟維修見

吳家文除了是一名油漆師傅，還有其他多重身份，他是漁民家族後代、龍舟隊活躍分子、木龍舟保養師 …… 可能還有其他，因為和家文傾談龍舟事，由傳統習俗、龍舟選料、船身設計、龍頭雕刻、維修保養，以至香港仔一小時生活圈吃喝好去處，他都可以娓娓道來，無所不談。

家文少時曾經在住家艇生活，父母是經營網艇的漁民，從兒時開始便在家中幫手，是一名地道的漁民，對漁船操作，觀察水流等有幾十年的豐富知識。對龍舟也一樣，他說每逢端午節期間，坐在住家艇上見到龍舟擦身而過，龍頭和龍尾看上去很別致，都有衝動想跳下去一試。而真





▲船底的保養最不應該忽略，經打理後的木面所呈現的反光效果。

正有機會划龍是在長大後，經舅父介紹加入了深和龍。深和龍是較後期成立的漁民龍舟隊，成員主要是一班轉業的漁民，大部分在深灣從事揸遊艇工作，依然熱愛龍舟。

家文在 20 歲時也上岸了，轉行當油漆師傅。他說，最初視掃油為一種工作，但當掌握了基本技巧，更投入工作時便體會到掃油其實不是一種機械式的重複工序，兩個人用同一種材料和工具，可以掃出有很不同的效果。手感是當中的關鍵，如果能夠掌握掃油時的力度和角度，掃出來的表面可以很平滑，不留掃痕。由於本身是油漆師傅，深和龍的龍舟每年進行保養，他都會被指派為船身掃光油的。直至其後他加入了浪之友龍舟會，成為該會核心會員，龍舟的保養工作便落在他身上。而他亦對龍舟愛護有加，悉心照顧。

有一次，他為自己的龍舟進行例行保養時，剛巧與友隊的龍舟平排而放。兩者相比之下，家文所打理的閃亮得多，引起了友隊注意，邀請家文也為他們的龍舟修飾一番。自此家文便在鴨脷洲龍竇打響名堂，愈來愈多人找他為龍舟掃油。他說，凡有龍舟隊請他幫忙的，只要有時間，他都沒有推辭。屈指一算，家文這十年間共為三十條龍舟保養上光油。他的一對巧手，可以將深沉啞面的舊木龍舟，擦得光鮮明亮，像新龍舟一樣。

家文介紹說，新龍舟到埗隨即需要做一番保養，因為船廠多沙塵，在製作過程中很容易藏在船身的光油層內，所以抵港後要即時重新打磨，先由粗砂紙，後轉為幼砂紙，每磨一次便上一次光油，需要耐性，慢慢觀察船身紋理，以及是否出現細孔，有的話要將之填平，否則將來容易藏漬，更壞的是可能會滲水。打磨掃油的工序重複四至五次，直至龍舟表面的木紋平滑為止，甚至可以令龍舟表面反光才算完成。

其後每一兩年龍舟便需要進行保養，檢視船身是否出現裂痕，並為船身掃一次光油。龍舟保養得宜，壽命可長達 10 年。不過，家文說一般龍舟隊不會等那麼久，因為參賽的心態是要取勝，木龍舟所用的木料初用時是有彈性的，這有助於增加去水速度，但木材經過 4 至 5 年開始老化，漸漸失去彈性時，龍舟隊便會考慮是否到期換一隻新龍舟了。

退役的龍舟可以用作平時的操練。家文就曾經接收過一隻退役中龍，那是大約 2013 年的事，船身殘舊不堪，原本只想著用來操練。但卻發覺龍舟很是輕身，起步速度快，於是忽發奇想，將龍舟進行大翻新，並且膽粗粗拿去參賽，結果令人相當滿意。於是繼續報名參賽，並在鹿洲灣天后誕的私家龍賽事中，邀請了送贈龍舟的友隊派出隊員一齊參與，最終在乙組賽拿得冠軍，令所有隊員興奮莫名，也令這隻「老」龍舟最終可以完成任務，光榮退役。這是家文最引以為傲的事，現時想起也為之雀躍。

他說，在漁民心中，龍舟被視為神聖之物，替龍舟裝身，除了知識和技術，最重要是要對龍的尊崇。而對龍舟健兒來說，在比賽中見到所屬龍舟閃閃生光，便會格外投入，這是私家龍比賽健兒與龍舟獨有的互動。



龍之處所

龍窶

以柚木製的龍舟經過比賽後，不會長期浸在水中，以免影響木質。隊員以清水將龍舟清洗乾淨，然後安放岸上，等候明年作賽。

反之，內地的龍舟於比賽後會埋於水底，稱為「潛龍」，內地龍舟競賽的場地多為淡水，所以多會選擇坤甸木為龍舟製作材料。每逢端午節過後，內地龍舟隊就會把坤甸造的龍舟沉進水中，以泥土覆蓋。因為坤甸木質堅硬，浸於淡水中更能提升木質性能，可用上百年，木質愈黑便愈好。待下一年端午節前，龍舟被挖出來清理和修整，繼續參賽，稱之為「起龍」。



▼ 大龍被吊下水，不論是以前，或是現在，總是大陣仗的事。



▲ 承托大龍的支架是訂製的，因應龍舟的弧度支架高度不一。

香港水道多為鹹水，坤甸木若長期浸在鹹水中，釘頭很容易生鏽和侵蝕，導致爆裂，所以香港用的木龍舟都不會採用坤甸木，柚木則為上佳之選，最適合香港環境。龍舟被安放在岸上的地點稱為龍竇，現時位於鴨脷洲的龍竇由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管理，共有 26 個龍舟組織使用。主席陳富明說，龍竇現時出現了逼爆的情況，顯示賽龍運動愈來愈受歡迎。

鴨脷洲龍竇是全港放置最多漁民大龍的地方，十支大龍隊伍都將龍舟放在這裏。在端午節比賽過後，龍舟隊會預約吊機車，將大龍從水中吊起，放回原處。大龍龍身長 90 呎，為了保持龍舟的弧度，承托大龍的支架都是隨船廠訂製的，安放妥當後再以遮布蓋著，免受日曬雨淋。大龍對於龍舟隊來說是一項重要資產，受到十足的保護。

龍竇的演化和漁民文化不無關係。漁民大龍的出現遠較龍竇為早。昔日，漁民只會在五月初一至初五這五日將龍舟推下水作賽，其餘時間都是將龍舟放在岸上的。以前的海岸線像一個斜坡，漁民都是合力將龍舟推上岸，以雜草遮擋，一發現有好地方，便會幾支龍舟聚在一起，互相照應。將龍舟推上岸，或是推下水，都是大陣仗的事，因為要「錫住條龍」。90 呎長的大龍，要用上半百壯丁，船底放置圓柱形狀的鐵通，一步一步慢慢推。

下一年的端午節前，五月初一的凌晨，龍舟隊會為龍舟進行下水禮，為了表示對龍的尊崇，推龍下水時要很嚴肅，保持安靜，不可以有雜聲。於是，每位壯丁都會獲派一粒糖，含在嘴裏，不準說話。這都是上一輩漁民的回憶。現時，龍舟下水要借助吊機，亦不會在初一凌晨時分進行。然而，仍然有龍舟隊在大龍下水前進行醒龍儀式，守護著漁民的傳統。

除了大龍，鴨脷洲龍竇還置放了其他龍舟隊的私家中龍。大部分龍舟隊都會租用儲物櫃，放置龍舟配件，如隊旗，龍頭和尾，鼓和槳等。這處亦是龍舟隊操練的集合點，隊員在操龍前會在這裏閒談交流，熱身及拉筋，龍竇亦是龍舟保養和維修的地方。熱愛龍舟的人在這裏碰面、交談、互通消息，令龍竇成為一個特色龍舟小社區。



漁民龍舟的習俗

第四章

漁民龍舟充滿著漁民的信念和習俗，
經過了三代的演化，
部分已受到淡化和淡忘的沖擊……

▼ 龍頭粉飾得精神飽滿，準備進行醒龍儀式。

醒龍儀式不可少

端午節比賽過後，漁民大龍經清水洗滌，抹乾，然後被吊回岸上，安放在特製的支架，用遮布蓋好，等候明年端午節的到來。經過一年的沉睡，龍舟再次出賽前需要被喚醒，當中牽涉不少漁民習俗和連串的儀式，稱之為醒龍，也有被稱為安神儀式或是開光儀式。

以往漁民只在五月初一至初五划龍舟，醒龍儀式都是在初一凌晨零時進行，那夜一眾壯丁在附近的山坡採摘青草放進龍舟口中，並會為龍頭大事粉飾，簪花掛紅，然後進行祭祀儀式，之後便合力將龍舟抬下水。

現時，大多數漁民經已上岸，各有各忙，因此不是所有龍舟隊都仍保留醒龍儀式。即使有，也不一定在初一凌晨零時進行，大家會相約一日，在吉時齊集龍竇，將龍舟粉飾得精神飽滿，有繫在龍角的花，以及用作辟邪的新鮮香茅葉，龍的前額綁著一條稱為紅的紅色長布，代表鴻運當頭，龍口近舌底含著長長的青草，作為龍的糧食，龍嘴則含著子薑，代表子孫繁衍，開枝散葉。



▲ 龍舟會領班及隊員在醒龍儀式中列隊參拜



▲ 號角吹響，代表醒龍儀式順利完成，龍舟已準備妥當，迎接即將而來的比賽。

龍舟粉飾完畢，便會奉上水果、金豬、香燭和燒酒作祭品。醒龍儀式多以道教形式進行，當日會邀請喃嘸師傅向神靈稟告，在龍舟鼓及座位畫符，並以碌柚葉灑水，作辟邪之用。龍舟隊領班及隊員會輪著上香參拜土地神和海口神，師傅吹響號角，領班敲響皮鼓，象徵龍舟已準備就緒，可以出賽。

對於傳統龍舟會來說，龍舟是充滿民間信仰色彩的。例如合勝龍歸屬鴨脷洲洪聖廟，同慶龍則歸屬鹿洲灣天后廟。合勝龍視龍舟為神明的座駕，逢端午節臨近，都會舉行隆重的下水禮，稱為開光，當日把龍舟裝飾一番，打掃妥當，邀請神明登上座駕出巡，對龍舟尊崇備至。

▼ 師傅為龍舟灑碌柚葉水，潔淨龍身。

龍舟拜廟 漁民家族的堅持傳統



▲ 鄭全仔悉心為龍頭粉飾，儀式所需的用品和祭品都是由他親自到香港仔和鴨脷洲購買的。

家族上幾代都是漁民的鄭全仔，每逢端午節前，都會抽一天空出來，乘著龍舟穿梭於香港仔避風塘進行拜廟儀式，祈求風調雨順，身體健康。他說這是家族的傳統，年復一年都已經有好幾十年了，雖不是一項硬性規定，做了卻會令他安心。

鄭全仔的父親鄭伙佬非常熱愛龍舟，年輕時和一眾兄弟加入以油麻地為基地的聯合龍，其後聯合龍漸漸沒落，最後解散了。鄭伙佬便於 1983 年創立了飛虎龍舟體育會，扎根於香港仔。他家族十多名兄弟和他們的下一代齊齊加入，至今下一代的成員已步入中年，邁向六十，但現時仍有每星期定時操練龍舟，鄭全仔是其中一位，他更於十多年前從父親手上接下其所創立的龍舟會，成為主席。他和龍舟會內的各堂兄弟，一直守護著龍舟的傳統習俗，每逢拜廟、醒龍和下水禮等儀式，他們盡量抽空出席。鄭全仔說，大龍下水那日比自己生日還重要，一定會預先請假到場幫手。

鄭全仔身兼漁民大龍漁業龍隊長，又要打理自己所屬龍舟會的龍舟，漁業龍每逢端午節都會參加漁民大龍競技，他要照顧大龍下水的醒龍儀式之餘，還要特地抽調一日安排飛虎隊的龍舟進行拜廟，這是他堅守的傳統。去年 2021 年由於疫情關係，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取消了，他便趁機在節慶正日安排了拜廟儀式，那日報名參加的隊員人數眾多，當中除了家族成員，還有很多年輕隊員參加，希望感受傳統節日氣氛。飛虎三支龍舟齊齊出動座位仍不足夠，還要向友隊借龍舟。可見，傳統節慶活動深受時下年輕一輩歡迎。

那日，鄭全仔和一班長輩級的成員一早齊集龍竇，將龍頭粉飾一番，簪花掛紅，然後奉上燒豬、水果、燒酒等祭品，並請來喃嘸師傅為龍舟開光，規格與大龍的醒龍儀式無異。開光後便安排吊機



▼ 身為漁業龍隊長的鄭全仔（中間站著）在大龍競技中任龍證。



▲ 龍舟競技中漁船插滿了色彩繽紛旗幟，回復了昔日漁港的熱鬧景象。

將龍舟放下水，幾條龍舟齊集後，便先到鴨脷洲洪聖廟進行參拜。鄭全仔說， 在避風塘內遊走一圈，參拜五所廟宇，除洪聖廟外，還有位於鴨脷洲風之塔的觀音廟，近海怡半島的大王廟，以及近隧道口方向的香港仔天后廟和同一方向的街廟候王廟。

拜廟是將龍舟划向廟宇前約一百米，然後各划手像龍舟比賽時起步一樣，用盡全力向前划，至岸前停止，如是重複三次，象徵向神靈三鞠躬。划的時候尾杪位置的隊員會灑下溪錢，恭請水神讓路，亦會放下紙龍舟，祝願健兒平安，坐在最前方近龍頭位置的划手則負責燒衣紙。鄭全仔說，龍舟有左右兩邊座位，右邊的頭位較左邊的頭位地位重要，是讓給神靈坐的，所以會由左邊的第一位划手負責燒衣紙。

那天，當龍舟划到魚市場位置，還加插了一項水上採青活動。遠在上世紀海鮮舫繁盛時期，水上採青是十分普遍的。做生意的老闆都喜歡節慶期間收到好意頭的祝賀。水上採青跟陸上舞獅的採青意義相若，只是水上人喜歡用上錦旗。那日，分別有兩間海鮮商預先準備了錦旗，並且將紙幣卷起綑在旗杆上，這又稱為標旗，長長的紙幣隨風飄舞，很是美觀。當龍舟駛近時，負責打鼓的長輩便代表龍舟隊收下錦旗，龍舟隊也預備了一支錦旗回禮，之後龍舟向前及向後連續划行三次，每次向前划都喊出好意頭祝福語，作謝標之用。

鄭全仔說，收下的標旗會插在船頭，讓它隨風飄動，有生氣盎然的感覺。老闆會將旗幟插在船頭最受風的位置，而龍舟隊則會將旗幟插在龍舟會當風的地方，就這樣任它在空中飄揚，直至被風吹爛為止，通常需時幾個月，旗幟便會被風吹爛，被吹爛的旗幟才屬好意頭。海上旗幟最燦爛的場面，一是漁民賀誕日子，其二便是在漁灣舉行的私家龍賽事，龍舟傍著的龍薹都插滿了色彩繽紛的旗幟，像回復了昔日漁港的熱鬧景象。

旗幟形狀分為兩種，三角形的稱為斗旗，長方形的稱為刀旗，都是隨船家的喜好。顏色則偏向紅色和黃色，都是好意頭的色調。以斗旗為例，旗幟的中央通常會寫上四個字的祝福語，例如生意興隆，旗開得勝，像揮春一樣。旗幟左邊叫旗頭，會寫上收旗者的稱號，旗幟下方則寫上送旗者的名字。漁民對旗幟特別鍾愛，以往旗幟是純手工的製作，中間的祝福語是綉上去的，其後則以剔字縫上去，現時科技發達，造旗都以打印方式製作，圖案可以更複雜。鄭全仔說，由綉字，至車字，至印字，見證了時代的變化，同時亦失去了原始的感覺。而香港的造旗師傅也愈來愈少了。

▼2021 年端午節當日的水上採青情況。

頒大旗儀式

漁民的私家龍比賽總少不了頒大旗儀式。在香港仔的龍舟競技中，頒大旗禮是專為大龍而設，十支大龍早上完成了初賽，踏入中午時分舉行頒大旗，可以說為每支龍舟隊打氣，預備他們下午進入決賽階段；這亦是主辦方對參與的大龍表示謝意，頒旗致謝。

頒旗禮舉行時，十支大龍由龍躉划至司令台前，平排等候授旗。此時，坐在大龍上的不只是健兒，也有女將和小童，隊與隊之間彼此潑水，充滿熱鬧氣氛。司令台插滿了色彩繽紛的旗幟，成為現場觀眾必爭的打卡位。

神像出遊觀賞龍舟競賽



▲ 漁業龍供奉的天后娘菩薩神像。

「龍躉」是私家龍比賽中不可缺少的。所謂龍躉，是指給參賽的私家龍作倚傍的船隻，包括各類漁船，有罟仔艇，也有大如雙拖漁船的。比賽當日，龍躉會佈置一番，插滿彩旗，充滿漁家節日氣氛。龍躉是健兒休息備賽的空間，是領隊和隊員協商策略的地方，也是為健兒提供食物飲料的臨時飯堂。在運作上猶如表演場地的後台工作室。龍躉通常由龍舟隊自行安排，漁民龍舟隊中不乏具漁民背景的領班，安排漁船作龍躉是平常事。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主席陳富明指，對於漁民龍舟隊來說，龍躉其中一項重要功能，便是讓龍舟會的出遊菩薩有舒適座位觀賽。

漁業龍供奉的菩薩是天后娘娘，隊長鄭全仔說，每逢端午節，他們都會邀請天后娘娘出遊，到龍躉觀賽，並會將神像安放於龍躉





▲ 同慶龍比賽時的龍躉，備有香燭和金豬祭品，供奉出遊菩薩。而菩薩神像面向賽道，是觀賽的最佳位置。

的中間位置，在供桌奉上金豬、雞、生果等祭品，讓菩薩舒適地觀賽。健兒在比賽召集時便由龍躉跳下泊在旁邊的龍舟，準備出發至起點，隊長此時會向菩薩燒香合十拜祭，祈求健兒平安，比賽順利。賽事進行期間，在龍躉觀賽的漁民亦會灑下溪錢，請水神讓路，令龍舟可以無阻擋地向前衝。大多數漁民從小便觀看龍舟比賽，對比賽時各支隊伍的表現看得特別通透，所以喝采打氣聲也來得特別熱烈。

比賽過後，出遊神像便會被安放在岸上原來的位置，歷史悠久的龍舟會更會將神像安放在其所屬廟宇。漁業龍的出遊菩薩，是安放於支持漁業龍商會的辦事處，職員會繼續供奉香燭，直至下次出遊。傳統的漁民龍舟會都有其所供奉的菩薩，或是天后娘，或是洪聖爺，或是其他。在一些傳統儀式，例如進行遊龍或夜遊龍，菩薩也會被邀請坐上龍舟，那時龍舟除插上旗幟，也會插上羅傘，替菩薩遮陰，或是遮風擋雨。

有逾一百五十年歷史的同慶龍歸屬於鹿洲灣天后廟，龍舟會稱天后為阿禡，關於龍舟會的事務，總會筊杯先向阿禡請示，按其意旨行事。同慶龍凡參加龍舟比賽，如每年的香港仔漁民大龍競技，都會邀請阿禡到龍躉觀賽的。位於鹿洲灣的天后廟，神壇置中位置有兩尊天后神像，一尊較大，一尊較小，較小的是出遊神像，多年來跟同慶龍出席過多項漁民私家龍比賽。

同慶龍主席鄭華明表示，同慶龍每次是否參加某項比賽，都會先向阿禡請示。他聯同副主席等人會一齊前往鹿洲灣，向天后娘娘筊杯，了解其意願。若聖杯是一上一下的，表示允許； 若是兩塊向上，即表示由龍舟會自行決定； 若是兩塊向下，即表示不允許，需要再商議。

莫以為每一項比賽阿禡都首肯。鄭華明說，在剛過去的端午節，由於疫情關係香港仔龍舟賽事取消了，同慶龍獲邀參加大澳的遊涌活動，對於隊員來說是難得體驗，鄭華明等人便一口答應了。其後他心中有點不安，便前往鹿洲灣向阿禡請示，結果是兩上；雖未至於反對，他心中還是有點不安，便再回到鹿洲灣再次擲筊，這次他們還提出了邀請，請阿禡隨行，結果便得出一上一下的佳音。於是端午節那日一隊人浩浩蕩蕩由鴨脷洲將私家龍吊下水，帶著龍舟在那裏出發駛到大澳，一路上獲天后娘娘祝福平安到埗，隊員也享受著節日的歡樂。



▲ 漁民於端午節準備的紙紮品



漁民就舟健兒

第五章

震懾人的心鼓手

香港仔的第一代龍舟划手，都像郭美（人稱美叔）一樣，經歷過龍舟比賽規範化的進程，由傳統的賽龍奪錦，至大龍競技，及後的各式中龍和小龍比賽。美叔划龍年資逾 50 年，經他指導的後輩眾多，而後輩中現時仍執掌龍舟隊的大有人在，可以說是桃李滿門。時至今日，年逾 70 的美叔依然興致勃勃的參加比賽，在賽場中無人不識； 龍舟會的聯歡晚宴亦經常見到他的蹤影，他喜歡四處結交龍舟朋友，深受後輩愛戴。美叔又是龍舟界中一流的鼓手，有說「美叔打鼓的那一隊多數會贏」。



這並不是什麼神話，因為美叔很懂水性，很懂龍舟，是一個備受隊員信任的鼓手。他說，假如兩支隊伍勢均力敵，由他負責打鼓那一隊的贏面可提升至六成。他說鼓手的秘笈是「鎮靜」。在龍舟上，鼓手負責控制大局，穩定軍心，重點是要讓隊員對你有信心，聽從指揮，例如何時要加力，何時要回氣；前後左右四面兼顧，有時並要提點船尾的杪手，以手勢溝通，示意修正方向。連串的細節分享，可見美叔完全掌握了當鼓手的技巧。

生於漁民世家，美叔說他從出生那一刻便「屬於個海」，家中共有八兄弟姊妹，他排行最小，原本家人想為其取名郭尾，但註冊時卻想不起尾字的寫法，便取了美字代替。一家人連叔姪們十多人一起在漁船工作，家族是從事圍網和刺網捕釣的，亦有在索罟灣經營魚排。美叔豁達健談的性格，或許是從小受家族感染。他說，休業時多艘漁船會泊成一列，以繩索繫著，大人們便坐在船邊高談闊論。時至今日，美叔依然活躍於龍舟界，不論是資深的，或是年輕的隊友，他都能和他們打成一片。

▼ 昔日划龍以玩樂居多，划手都是將槳提得高高的。



「屬於個海」的美叔，年少時在香港仔的住家艇生活，有機會在漁民學校讀書，17 歲那年正式接觸龍舟，與家中長輩叔姪等四處參加賽龍奪錦的搶標，「掘來掘去」，他說大夥兒帶著私家龍四圍搶標，除了香港仔之外，也會把私家龍拖到油麻地、荃灣、青衣。搶標划龍是玩樂居多，不需要練習的。

油麻地是首個舉辦盃賽的灣區，那是 70 代，美叔說已記不清年份，只記得那時只有一個獎盃給第一名的隊伍，不像現時設有冠、亞、季軍。美叔和一眾兄弟參加了油麻地的光輝龍，他們坐的是由黃伶師傅製造的龍舟，美叔和一眾隊員不時鑽研改良划龍舟的方法，以往的搶標活動並不要求速度，划手都是將槳提得高高的，美叔等人就建議用平膊的划法，這樣不但省力，更令划手易於掌握，結果他們第二年參賽便捧盃了。而平膊划法亦受到其他隊伍的高度評價。

除油麻地，美叔也先後到過馬灣、青衣、茶果嶺、屯門等灣頭比賽，當時香港仔還沒有龍舟競技，只有搶標。其後，筲箕灣、柴灣也相繼舉辦盃賽，美叔便「邊度熟去邊度」，他說漁民之間很多關係，親戚又多，很多機會參加龍舟比賽。

美叔其後在香港仔的龍舟隊落腳，先後在合勝龍、聯漁龍等操練和參賽，在後者停留時間較長。聯漁龍主要成員是在香港仔避風塘進行收魚收海鮮的漁民，也有曬家。美叔所屬的郭氏家族有不少成員加入了聯漁龍。每逢五月初一，聯漁龍都會到鹿洲天后廟拜神，美叔也有參加，直至 80 年代香港仔有漁民大龍競技，美叔便和聯漁龍一齊參賽。美叔技術一流，聯漁龍操練期間便請他充當教練，其後，隊員推舉美叔為鼓手，因為由他發號施令可穩住軍心。隊友跟他說，坐在龍舟上隨他的鼓聲划龍，心跳會加速，噗噗的跳，他的鼓聲可以產生極大的震撼。

屈指一算，美叔曾參與過的龍舟隊，計有油麻地光輝龍、馬灣聯合龍、茶果嶺合義龍、香港仔聯漁龍。而曾在香港仔比賽中協助當划手或鼓手的，計有赤漁龍、合和龍、合勝龍、漁業龍，南鷹初成立時美叔也提供了協助。以比賽地點計，美叔曾踏足的地方除了內地各省，還有台灣，最遠的到過匈牙利。他回憶說很熱和很冷的地方都到過。印象深刻的是冰天雪地的吉林，那裏不知是零下多少度，當他划完龍用手抹面，面上即時結冰。

美叔在 1985 年上岸，搬離了住家艇，但他仍然出海，仍然當漁民，對海和對龍舟的鍾愛絲毫沒有變改，問他打算划龍舟划到甚麼時候，他說會繼續划，直至不能再划為止。



▲ 美叔手執的木槳已有好幾十年歷史，左邊較長的是划槳，長度適用於槳板過膊的划姿。



▲ 佳哥於 2019 年漁民大龍競技為南鷹揸杪。

龍舟的導航者

鄭火喜（人稱佳哥）是美叔的後輩，兩人在相若時期加入漁民龍舟會聯漁龍，美叔是主教練，他和美叔另一位姪兒郭樹帶是副教練，三人帶領聯漁龍進入全盛期。佳哥說，當年聯漁龍參加油麻地盃賽和尖沙咀的國際龍舟賽大龍組別，十年來成績斐然，不是排名第一便是第二，被冠以「龍王」之稱。

佳哥出生於漁民世家，16 歲便開始划龍舟，最早接觸的是南丫島合心龍，隊員主要是在魚排工作的漁民，佳哥的家族當年也在索罟灣經營魚排，在魚排工作的隊員大家作息時間一致，容易湊啱時間操練。數年之後，佳哥便跟隨美叔加入聯漁龍。

聯漁龍全盛期的會員人數達 150 人，不少是慕名而來的。有好成績自然能夠吸引新人加入。那時，通訊設備不像現時先進，通知隊員有關比賽的集合時間和地點，以及賽後在哪裏食飯，都是繁複工作，頗費周章，他們三人除了訓練事宜，還負責起所有的通傳工作。那時各人都很齊心，很樂意為龍舟隊做事。

划了 30 年龍舟，佳哥才開始擔任杪手，杪手是負責船尾導航的，又稱舵手。他說年紀大了，划龍留給年輕人。揸杪都是在操練時邊試邊學的，他說揸杪最重要夠定，雙眼望著目標，這樣才能保持航道方向。第一次坐上大龍參賽當杪手，他說「好驚囉」，但表面上卻不得不保持鎮靜，以穩住軍心，那次最終也贏了比賽。之後佳哥在很多賽事，包括大龍、中龍、小龍，私家龍和纖維龍都擔任杪手。

聯漁龍之後，他曾幫助其他大龍隊伍揸杪，漁業龍由 2008 年至 2013 年取得六連冠佳績，都是由佳哥當杪手的。現時南鷹龍舟會出賽，佳哥亦是指定杪手。他說，在 2019 年的漁民大龍競技中，由他當杪手的南鷹贏得金盃冠軍，在當時整個賽程他那支杪都是離開水面的，沒有入過水，因為龍舟兩邊健兒力度強勁而平均，龍舟一直是直線向前衝，不用他修正導航。



佳哥和美叔拍檔無數，兩人年齡相差約十四年，有很長時間兩人一齊出賽，當鼓手的美叔坐在龍頭位置，當杪手的佳哥坐在龍尾位置，兩人有說不出的默契，美叔會作主導，負責發號施令；佳哥則望向整支隊伍，協助鼓手提醒隊員。佳哥說，整個賽程他都要「不停講嘢」，龍舟後半排的划手因為距離鼓手太遠，有時聽不清指令，作為杪手的他便負責和後半排的隊員溝通。

他說，揸杪最忌是射杪，即偏離航道。如果是大龍，因為船身長，「射一射便差好遠」。所以杪手的頭是不可以兩邊轉的，一定要專注望向一點，但很多時在比賽中，杪手為了看清兩邊隊伍和自己隊伍的距離有多遠，便往往會不自覺地改變了方向。事後作出修正，便會浪費很多時間。

身經百戰的佳哥，為各式各樣的龍舟當過杪手。他說，私家龍的速度比纖維龍快，以中龍計，兩者的船速可以相差一倍的。因為私家龍的船底在設計上較窄，船身呈弧形，講求去水快。大龍划手多，速度便更快，他說，有行家計算過大龍全力衝線時的速度，可以高達 25 海里。所以說，當大龍杪手一定要穩重，具判斷力，熟水性，當然也要雙臂有力。

佳哥的揸杪技術和他出自漁民世家不無關係。他太爺在南丫島榕樹灣作業，後來在香港仔安定下來，他本身便在香港仔十五間出世，生於 60 年代，也見證了漁業的繁盛期，家族經營蝦艇，他經常要幫忙扯網和收網，所以練得雙臂孔武有力。家族分家後，佳哥在索罟灣繼續經營魚排。他自小便學識了揸船，當時的漁民又多數會搖櫓。他說，那年代很少機動船，各人都懂得搖櫓，他自己搖櫓從未試過失手的，大概是穩重性格使然。

大龍划手由前台退居幕後的



▶ 彭火勝身後的避風塘，是以前家族住家艇停泊的位置

彭火勝是一名典型的上岸漁民，也是一名典型的漁民大龍划手。

先說漁民生活的一面。彭火勝是第三代漁民，阿爺輩在香港仔落腳，經營曬家，工作船同時是住家艇，不用出海捕魚，有穩定住處，有機會到漁民學校上課，和大多數漁民一樣，完成了小學課程便沒有繼續讀書。

曬家的工作是將買來的魚，一般是下價魚，如鱭魚，泥鰄魚，劏洗乾淨後掛在架上曬。彭火勝說，曬家艇分底層和頂層，他家那艘船是長方形的，頂層露天，為了增加可用面積，都搭上支架，像晾衣架一樣，用來掛劏好的魚，他們後來也有做曬魷魚。低層是休息室和工作間，起居飲食都在這裏，一家人便睡在船尾位置。

曬家的工作不只是將魚掛在架上，任太陽暴曬。他們會按乾硬程度，決定要曬多久。曬魚也有後期加工的，事後以熱爐，再將魚烘乾至客人要求，時間的掌握十分重要。看似是一門精湛的手藝，彭火勝卻說，體力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他們每日要將一籮籮的魚，以雙臂由底層舉上頂層，每一籮大約十斤重，重複將每籮魚舉上頂層，維持半小時之久，所以都鍛煉到強壯的臂膀。難怪划龍的漁民都孔武有力。

他也經歷了漁民上岸的時期，父親到達退休年齡時，成功申請入住鴨脷洲西邨，而他也在 20 多歲分配到公屋，也搬上岸了。上岸後還一直在做曬家工作，至 40 歲時將艇賣了才轉業。像其他漁民，彭火勝自少便接觸龍舟，對於那年代漁民來說，龍舟是唯一的



▲（左一）彭火勝出賽長崎所穿的制服

娛樂。他父親彭北好是熱愛龍舟人士，現年逾 90 歲仍然擔當漁民龍舟會合勝龍主席。彭火勝還是小孩子時，經常有機會跟隨父親和叔伯去比賽，在龍薹幫手清洗龍舟，至 13 歲那年才正式開始划龍，最初由船尾坐起，隊員不是家族成員，便是漁民。彭火勝共有 8 兄弟姊妹，其中四名兄弟對龍舟有興趣，兄長現時仍留在龍舟隊參與操練。像大多數漁民家族，一家人中總有幾位是熱愛划龍的。

合勝龍有超過一百年歷史，歸屬鴨脷洲洪聖廟。合勝龍創立時由三批人士組成，包括香港仔漁民、鴨脷洲漁民，以及鴨脷洲街坊。

大家合作，求取勝利，這是合勝龍取名的由來。彭火勝說，早期龍舟隊大部分會員是漁民，與龍舟相關的傳統習俗做得很足，他特別印象深刻的是大龍下水儀式。

以前未有正式的龍寶，端午節之後龍舟會被推上斜坡草叢。他們的龍舟藏於十五間對開的斜坡，大龍在端午節前擇日進行下水儀式，那日一大朝早，大約凌晨 4 時，正值水漲期較易將龍舟推下水，大約 30 名健兒齊集，長輩則在旁提點，大龍重約一噸，移動時又要特別小心，以防龍舟受損，他們都以鐵通承托著才緩緩推動；將龍舟推行 100 呎的距離，大概要用上個多小時。之後便進行拜神儀式，長輩預先準備了祭品，並會請來喃嘸師傅作主持等。

彭火勝開始划龍舟時，是坐在船尾跟著划，慢慢學習。那時美叔剛好在合勝龍，不時指導隊員。他說，美叔真的好厲害，「教少少就唔同哂」，他說美叔不時鼓勵隊員要出外走走，參加不同地區比賽，觀摩其他人的划槳技巧。「有美叔的時候，合勝龍參加筲箕灣盃賽，都贏了幾年」。



◀ 光榮的獎牌

就這樣彭火勝由最尾坐起，幾年後已經坐上右邊第二欄的位置。他說，以往私家龍最前兩欄只坐一人，左邊的頭橈要用槳頂著前面，不划的。右邊第二欄才算是帶頭的位置，負責帶領隊伍划龍節奏。彭火勝便擔任著這重要角色。說



▲ 捧盃的喜悅

到最輝煌的時期，他從袋中取出一面獎牌，是合勝龍在 1978 年代表香港參加日本長崎的國際龍舟賽所取得的獎項。

彭火勝至四十歲時腰間出現盤骨移位，做了手術後不能再划龍舟了。他回想說，年少時如果懂得做足熱身才下水操練，情況可能會好些。現時，他仍以合勝龍代表為南龍執委，依然對龍舟不離不棄，只是退居幕後，「執頭執尾」，端午節期間是合勝龍大日子，他負責預備祭品，龍舟的配套裝置等。合勝龍初一進行遊龍，初五參加香港仔的大龍競技，初六則是會慶。而家族留下來的會員大約有十幾人，都年長了，而家族下一代，已經沒有人划龍舟，更沒有人參與傳統的儀式。彭火勝說現時的隊友以文職居多，主要是外來人，都只集中划龍舟。他笑說自己在合勝龍的角色又回復到清洗龍舟的年代了。



十二兄弟一條船

鄭志強覺得自己好幸福，因為兄弟情濃，他家中一共有十二位兄弟，自小就一起在船上工作，也一起坐在同一條龍舟操練和參加比賽，幾十年如是，彼此之間的默契不可言喻，也牢不可破。

鄭志強在家中排行第十一，共有十位兄長，故又被稱為小強。那年代漁民家族有七、八名子女絕不為奇，但十二個之多卻比較罕有，而且十二個都是男丁則更為罕有，在整個鄭氏家族來說是一時佳話。對於父親鄭有喜來說更多一重意義，十二名兒子可視為一支生力軍，多了十二對手在船上幫助生計。

小強一出世便在住家艇生活，父親經營的工作船是做排吊的，昔日有住家艇居住的漁民便有上學的機會，而那些住在漁船的小孩，往往要隨父母出海，飄泊不定，難以定時上學。小強由七歲入讀小一，至十三歲完成小學課程才到船上幫手。他說，兄長很照顧他，雖然經常暈船，工作總算順利。在船上工作，兄弟分工，有揸軚的，有下排鈎的，有上魚餌的，還有在船尾負責打雜的。各人有



▶ 小強和太太（十一嫂）皆為漁民，都是因工作關係而認識，兩人相聚的時間多數和龍舟活動有關。雖說小強生於龍舟世家，做了大半生龍舟人，卻指十一嫂比他還熱愛龍舟，即使身體抱恙也不捨得不去操練。

各人自己的角色，也隨時可作彼此間的後補，需要時可互相替換。雖然兄弟間平時工作很少講話，但卻很有默契，互相配合得宜。

排吊的工作流程每日都是重複的，凌晨兩點出發至蒲台島、西貢一帶落鈎，大約中午時分回航，工作船泊在現時深灣軒對開海面。排鈎是很長的，落一次排鈎和收一次排鈎需要花很長時間，當排鈎收起才知魚獲多少，都說漁民是順天知命的族群，都接受了魚獲多少聽天由命。風平浪靜是最有保證的，小強說有時落鈎後才起風浪，天氣突然變得惡劣，未有足夠時間收回排鈎便要回程，唯有待



▲ 飛虎隊員操龍前彼此交談，他們大部分是鄭氏家族成員。

第二天再回來收回排鈎，但有時排鈎會不見了，那便損失慘重。及至 18 歲，小強隨家人上岸了，他和各兄弟都要轉業，各自尋找適合的工作，而他本人加入了揸遊艇行列，在香港仔避風塘工作。

雖然不再一起在船上工作，十二兄弟卻另有維繫感情的方式。父親鄭有喜一向熱愛龍舟，年輕時與兄弟一齊划龍和參加比賽。後來和弟弟鄭伙佬一起創立了飛虎龍舟體育會，他十二名兒子都齊齊參加，很多時候，鄭氏家族一行三十名成員會坐在同一條龍舟。而飛虎的龍舟基地剛好亦在深灣軒對出海面。

小強說，在漁船工作講求默契，在龍舟上更加如是，划龍舟從來不是一個人的運動。他和兄弟大多在香港仔附近工作，於是逢星期一、三、五，各人傍晚收工後，便齊集逸港居對開碼頭，一齊乘坐小艇到龍舟基地下龍舟，扒至南墾那邊操練。這樣定時的操練，加上年內參加各項比賽，一家人便很多機會聚在一起。參加龍舟比賽時有輸贏，就如以往下網魚獲時多時少，他們一家人都會欣然接受，他們享受的是過程、是家庭的齊心協力。

鄭志強大約 16 歲那年開始接觸龍舟。他說漁民好像都懂得扒龍，一坐下便有水感。他雖然不是老大，在龍舟上卻被編排當頭橈，帶領隊友的步伐。他說自己的強項是節奏穩定，不會時快時慢，所以得到隊友的信任。鄭志強至今划龍舟已有三十多年，他說年少時喜歡踢足球，現在也喜歡，不是沒有其他消閒選擇，但他卻選擇留在龍舟隊。他說，每位兄弟到現在都划了大半生龍舟，大家都不願意放棄，大家都珍惜這份兄弟情。

女性漁民的龍舟夢

熱愛龍舟的黃金妹最大心願是有機會參加大龍競技。

黃金妹生於傳統漁民家庭，因為是家中長女，在 10 歲那年便要輟學，全時間在家族的蝦艇幫手；在漁港工作時首次見到龍舟，很是嚮往，但身為女性，無緣踏上龍舟一起玩。隨著時代轉變，女性有機會划龍舟，黃金妹現時已成為龍舟隊中的骨幹女划手，但在端午節龍舟比賽，望著威猛的大龍，仍然因為自己是女性，沒有機會參加只供男生參與的大龍競技，和龍舟之間始終存在一條界線。

黃金妹原本是澳門漁民，隨父親來港工作時還是一名孩子。每當端午節見到一條坐著那麼多人的龍舟，鑼鼓聲四起，很是熱鬧，她就很渴望能當上龍舟的一名划手，但她說，那時候女性連觸碰龍舟也不可以，更遑論參與划龍舟。

她家族是經營蝦艇的，13 歲那年父親那輩分了家，擁有自己的漁船，她所負責的工作便更繁複。每日凌晨漁船便出發前往蒲台島、黃竹角一帶捕魚，中午收船回香港仔，隨即將漁獲搬到街市販賣，至傍晚 5 時左右才將一日工作做完。

蝦艇是以拖網形式運作，一網上來有魚、蝦、蟹、螺等各式各樣海產，每一網收穫多少要起網才知道，豐收時大家很雀躍，黃金妹更會手舞足蹈。漁民對每件漁獲都珍惜。黃金妹說，在船上有時不為意踩碎了一隻蟹，便會被父親大罵的。船上生活是刻苦的，也是危險的，她說，要將粗麻繩絞上岸，動作要快，又要協調得好，否則很容易會發生意外。

其後黃金妹認識了也是漁民的鄭志強，他所屬的飛虎龍舟隊每每在傍晚時分開始練習，她便坐著小艇觀看，之後一齊晚飯，這是他們兩人的慣常節目。20 歲那年兩人結婚了，丈夫在家中排行第十一，所以黃金妹常被稱為十一嫂，婚後也開始一齊划龍舟。她丈夫所屬的是傳統的漁民龍舟隊，隊員都出身漁民，每一位健碩有力，出賽都是參加公開組的，全男班，所要求的力量、速度和女性的不一樣，十一嫂始終沒有機會和這班叔伯兄弟一齊參加龍舟比賽。

那時，飛虎龍舟隊於端午節都會代表漁業龍參加漁民大龍競技。十一嫂會帶著孩子到龍躉觀賽，和其他嫂



▲ 嫂嫂們在龍躉預備美食



▲ 在龍躉上精製的艇仔粉

嫂一樣，帶著家中小朋友感受龍氣，讓才幾歲大的下一代開始接觸龍舟文化。她說，以往隊員在龍躉所吃的不外是飯盒、麵包等，都不太受歡迎。後來她便和幾位阿嫂一齊構思在龍躉上煮些熱食的，例如泥艋粥、艇仔粉、白灼魷魚，以及小吃如雞翼、魚蛋等，結果大受歡迎，一夥兒圍著吃，也很有氣氛。這慢慢發展了私家龍的船上美食。比賽加上美食，猶如大家族的聚會。她說，每次大約預備 50 多人的份量，看見大家食得那麼開心，自然不覺辛苦。

那時，飛虎參加的比賽，主要是男子組賽事，女隊員難得有機會下場。因為划龍時動作要一致，女划手要跟上男划手速度並不容易。十一嫂正式划龍舟和參加比賽，是飛虎數年前開了一隊支隊，加入了年輕人，大多沒有漁民背景，有男有女，訓練更加科學化，龍舟隊也開始參加男女混合賽事。她見有機會出賽，便和人稱「香香」的三嫂積極參與操練，兩人都曾經是漁民，已經練得一手好力，實力相均，兩人無論練習和比賽，總是一左一右，坐在一起。兩人尤其投契，經常討論關於龍舟的各項大事小事，總是談得興致勃勃的。

至於第一次參加比賽，十一嫂說心情好緊張，一到達比賽場地心跳明顯加速。不論是操練，或是出賽，都需要付出努力，超越自己，令自己有更好表現。十一嫂掌握了比賽經驗後，數年前在香港仔龍舟賽事中見到有其他大龍隊伍首次派出女隊員參賽，她當時很是羨慕。大龍速度那麼快，是划手嚮往的另一種境界。大龍競技千鈞一髮，講求速度和勁度，現時大部分的大龍隊伍都是全男班的，看來十一嫂還要靜待時機的來臨。



第三代傳承人 漁民龍舟

鄭文達由十年前開始，陸續以漁民龍舟第三代傳承人的身份，接受媒體訪問，介紹漁民傳統龍舟。他的爺爺鄭伙佬是漁民，創立了飛虎龍舟體育會；父親鄭全仔早年是漁民，後來轉業在遊艇工作，一直在香港仔漁港社區生活，接棒繼承了飛虎主席；鄭文達雖然在漁民家族長大，卻從未當過漁民，他是從長輩口中得知以往漁民是如何作業。他承繼了爺爺和父親的龍舟基因，三代龍舟人，爺爺是創辦者，父親是守護者，鄭文達則是發揚者。



◀ 拎住龍舟頭和龍舟尾到學校介紹傳統龍舟。



▲ 達仔 （左）和父親鄭全仔 （右）一同出席私家龍比賽。

自小被稱為達仔的鄭文達今年三十歲，在飛虎中是一名後輩。達仔才幾歲時便常常被父親抱著登上龍舟，感受一下龍氣，這是叔伯們在參加私家龍比賽時，在間場期間慣常會做的，目的是讓下一代從小便開始接觸龍舟。達仔說當時近距離見到龍頭，頓時肅然起敬，他很快就適應坐在搖晃中的龍舟，所以覺得自己是屬水的。

達仔在十三歲那年正式學習划龍，由父親執教，經常對他耳提面命。他一如其他初學者，從坐在尾位開始，逐漸掌握技巧，現時已成為隊中帶頭的划手。飛虎眾多長輩大多是漁民出身，都不愛多說話，因此龍舟會的對外工作很多時交由達仔負責。大約在十年前開始，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在端午節期間都會舉辦傳統龍舟同樂日，讓公眾人士免費參與，達仔便是這項活動的主要教練，漸漸地，



▲ 傳統龍舟訓練日一向深受公眾歡迎，達教 （穿橙色背心站著者）帶領參加者乘坐龍舟遊走於各個避風塘景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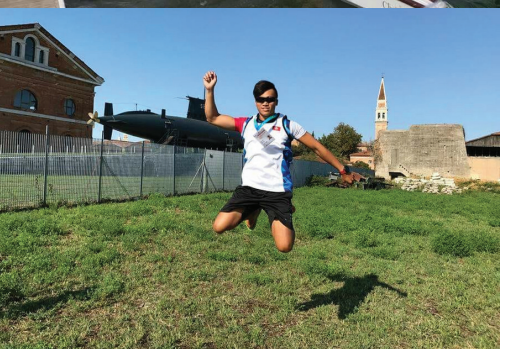
他便被稱為達仔教練。同樂日的目的是讓公眾有機會坐在傳統的漁民木龍舟學習握槳，並在避風塘內試划龍舟。達仔除了教授划龍，還向參加者介紹身處的漁港特色，漁民軼事等，令傳統龍舟同樂日增添地道文化，深受公眾歡迎。

飛虎的組成最初主要成員為家族成員。達仔說，父親那輩的兄弟，都是大家庭，平均成員較現時多一倍，那一輩有興趣划龍舟的有十幾人，而到他那輩的堂兄弟，只得 4 至 5 人有興趣。可以想像，龍舟隊若要維持一定人數，必需要有外人加入。可是，新人加入飛虎遇到不少困難。飛虎是上一代的兄弟班，一坐下來便知道怎樣划龍，都已經建立一定默契，而且各人漁民出身，都是雙臂有力。新人加入，只是被安排坐在龍舟最後位置，邊划邊學，全靠個人的觀察和領會，沒有系統性的教授。他說，有一次一位新隊友跟著操練，不停的划，出力的划，可是因為用力不當，第二天連揸筷子的氣力也沒有，結果被嚇跑了。再者，飛虎參加比賽時，都是全男班，女划手只能當觀眾。



▲ 達仔年少時與父親和叔伯一起參加比賽。





▲ 數年前與一班年輕隊友到意大利參賽。

大約六年前，他和幾位年輕隊員閒聊，忽發奇想，希望組織一支新隊參加比賽，於是從年輕人喜歡的動漫遊戲角色著手。他說魔物獵人有隻遊戲的造型雷狼龍，貌似狼，身會發電，並且帶有年輕人喜歡的 Tiffany Blue，色彩很美。一夥人男男女女便以雷狼龍報名參加混合比賽，第一次出師便贏了金盃賽冠軍。飛虎從此多了一條支隊，女隊員從此出師有名，以雷狼龍出賽各區的混合賽事。

達仔說，雷狼龍的成立是因緣際會，但卻對傳統龍舟的傳承起著關鍵作用，可作為新來者踏腳石，至操練純熟，有相當能力時，就可以成為飛虎一員。於是同一組織有兩支龍舟隊，逢 一、三、五操練，共分兩場，早場主要是飛虎元老隊員，晚一點開第二場，主要是雷狼龍隊員及朋友，來自多元背景，並以文職居多。達教說，文職人划龍的訓練方法有所不同，需要學習以最小力量發揮最大效能，將運動科學融入訓練。在雷狼接受一段時間的訓練後，便較易和飛虎的隊員糅合。他覺得這是傳承的出路。由是，身兼教練的達仔，便不斷增值自己，先後研習了運動通論，運動營養，並考得健身教練專業資格，亦是少數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的二級教練之一。

作為漁民龍舟隊的飛虎，擁有私家龍，年內帶隊參與各漁灣舉行的私家龍賽事，包括蒲台島、大潭篤、南丫島等地區賀誕的龍舟賽，吸引著很多年輕隊員參加，從中領略漁民傳統文化。飛虎參與私家龍賽事仍保留著漁民的習俗，出賽前做足拜廟儀式，比賽時，在船尾的杪手還不時向海灑下溪錢，寓意請水神開路；此時在龍薹上觀賽的年輕隊員則以另類方式為健兒打氣，他們預先製作寫有「飛虎加油」的紙牌，高高舉起，手舞足蹈，成為充滿年輕力量的啦啦隊。達仔說，這就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沒有一方可以取代另一方，絕對是相輔相成的。

達仔去年首次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資助的香港仔傳統龍舟文化體驗活動，出席學校講座充當講員，面對大群學生，介紹龍舟文化和習俗。他說，小朋友的好奇心真強，什麼都會問，例如龍舟用什麼木材料製成，連龍舟隊比賽日晚宴聯歡吃什麼也有興趣想知道。他說自己既然生於龍舟家族，便樂意充當傳承人，希望吸引更多人一起划龍舟。



▲ 另類傳承活動，去年首次進入校園推廣漁民傳統龍舟。

活增添色彩 划龍為大學生

昔日，漁民視龍舟充滿陽氣，女性則被視為充滿陰氣，陰陽相剋，與神聖的龍舟是絕緣的。時移世易，這觀念已漸漸被沖淡，然而傳統觀念依然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劉潔盈是香港大學四年級的學生，從入大學開始接觸龍舟，加入港大龍舟隊，教練郭滿興同是漁民龍舟組織聯漁龍的掌舵人，令她有機會接觸傳統龍舟文化。教練對性別參與龍舟的看法持開放態度，令她有機會參與漁民的私家龍賽事，也讓他們這班年輕隊員有機會將傳統加以發揮。



在入大學前，劉潔盈沒有機會接觸龍舟，也沒有特別專長於任何一種運動。她說其他隊友大多和她一樣，是從零開始學習划龍的。所有隊員起步點一致，不像其他球類運動採用精英制的，要視乎過往成績才決定是否獲准加入隊伍。教練亦一視同仁，令每一位隊員有相同的學習機會，沒有特別看重身形健碩的隊員，她指教練認為只要有心學習，恆常操練，任誰都可以有成績。

每逢星期二、四、六，劉潔盈如果沒有特別事情，都會來到鴨脷洲龍寶這個地方，這是沿海步行徑，亦是多支龍舟隊放置龍舟和木槳的地方，隊員每次操練都會先在龍寶停留，熱身之後才下水。劉潔盈介紹說這裏的傳統木龍，又稱私家龍，平時都會以遮布蓋著，比賽日才會曝光。

她說曾經參加過多個私家龍賽事，包括在赤柱灣舉行的，是賀什麼誕已沒有印象，但記得當時每一支龍舟都插著很大的旗幟，有一個環節是所有龍舟齊集司令台前，很多隊員手拿著水穀，互相潑水，像潑水節般。另外一次是去年的端午節，這年因為疫情關係而取消了賽事，聯漁龍那日安排了一項傳統的拜廟活動，將大龍吊下水，這是她首次坐上漁民大龍，感覺上除了坐滿很多划手外，便是龍舟的坐位很滑，需要用很大的勁力才能坐穩。大龍的造材是柚木，每年都會打磨作保養，上了光油的船身特別滑。那次的活動到了鴨脷洲洪聖廟，大龍下水後，便划到面向廟的位置，然後一聲令下全體發力，向前划去，至近岸便停下來，以後槳划法向後划，這樣前後進行三次，便完成了拜廟儀式。



▲劉潔盈參與的龍舟團隊。

綵旗、潑水、拜廟是劉潔盈對傳統龍舟的印象。因為參加過漁民的私家龍比賽，從中了解漁民習俗和禁忌，習俗是一種體會，至於禁忌，她表示亦會尊重。例如在頒旗儀式隊與隊之間互相潑水，本來就有點像嘉年華，一起玩樂，但漁民前輩曾經提示她們潑水時要避免潑向男性的漁民划手，對他們來說被充滿陰氣的女生潑上龍舟水是不吉利的。因此，她們這班年輕女划手在潑水時便會知所避忌，但依然感到好玩。

劉潔盈說，龍舟是一種團體運動，每一位划手都有各自的角色，教練會安排每一位隊員坐上龍舟不同位置，有時當隊長，有時當隊員，經常互調，令每個人都有嘗試的機會。在四年龍舟訓練中，劉潔盈表示除了鍛煉體能外，最重要是從訓練中建立了運動員的素質。齊心齊力是重要一環，在龍舟運動中，除了每位隊員要出力外，更重要是在同一時間觸動發力點，否則龍舟不會去水。所以說，每一位隊員坐在龍舟上，便不能想著自己，一個人的失誤，有可能導致整條船失去平衡。她相信，經過這些日子的磨練，自己不但在划龍的信心提升了，社交能力也有所進步。

聯漁龍是一支有超過 60 年歷史的漁民龍舟隊，現時吸納了相當的年輕划手，包括港大龍舟隊的畢業同學。劉潔盈說，畢業後若時間許可，她會繼續參與。現時，他們每逢操龍時四、五條船一齊出發，都是年輕人，男女參半，也有在香港暫留的外籍交流生，操龍時充滿活力。幾支龍舟曾經浩浩蕩蕩由鴨脷洲划至赤柱作長途訓練，一班人一齊划一齊努力，她說操長途其實是好辛苦的，划著划著，大家互相鼓勵，無論多辛苦都不能放棄，遇著大浪時，更要冷靜下來，專注於動作。直至到達偏遠海灘，一夥兒上岸歇息，心想這就是人生。劉潔盈笑說日常見隊友多過見家人，龍舟對她來說確有一種說不出的魅力。



▲頒大旗儀式中龍舟隊互相潑水情況。

漁民美食

私家龍比賽中的龍蕩，是健兒補充體力的食堂，亦是健兒家屬發揮廚藝的地方。

早期私家龍比賽為健兒提供的膳食主要是麵包、西餅、飯盒等，只作果腹。其後隊員家屬，主要是漁民婦女，開始在船上煮食，提供熱騰騰的食物，大受歡迎，逐漸發展了私家龍美食文化，都是就地取材，計有泥艋粥、艇仔粉，亦有同慶龍馳名的蝦羔撈飯。



▲ 蝦羔飯：筆者於 2019 年有機會到訪同慶龍的龍蕩，受到該隊長老鄭木喜 （鄭華明之兄長； 隊中的鼓手）熱情款待，贈予蝦羔飯；味道之美，至今難忘。

蝦羔撈飯製作過程：

材料

半肥瘦豬肉粒、葱花、蝦羔磚（漁民特製）、白飯

步驟

- 將適量蝦羔磚切碎
- 起鑊：油燒至滾，將蝦羔碎放入鑊，加豬肉粒，炒香，加入葱花；兜炒成為蝦羔醬

預備白飯

將一湯匙蝦羔醬混入熱飯中，撈拌便成

同慶龍隊員在龍蕩享用美食











龍躉面面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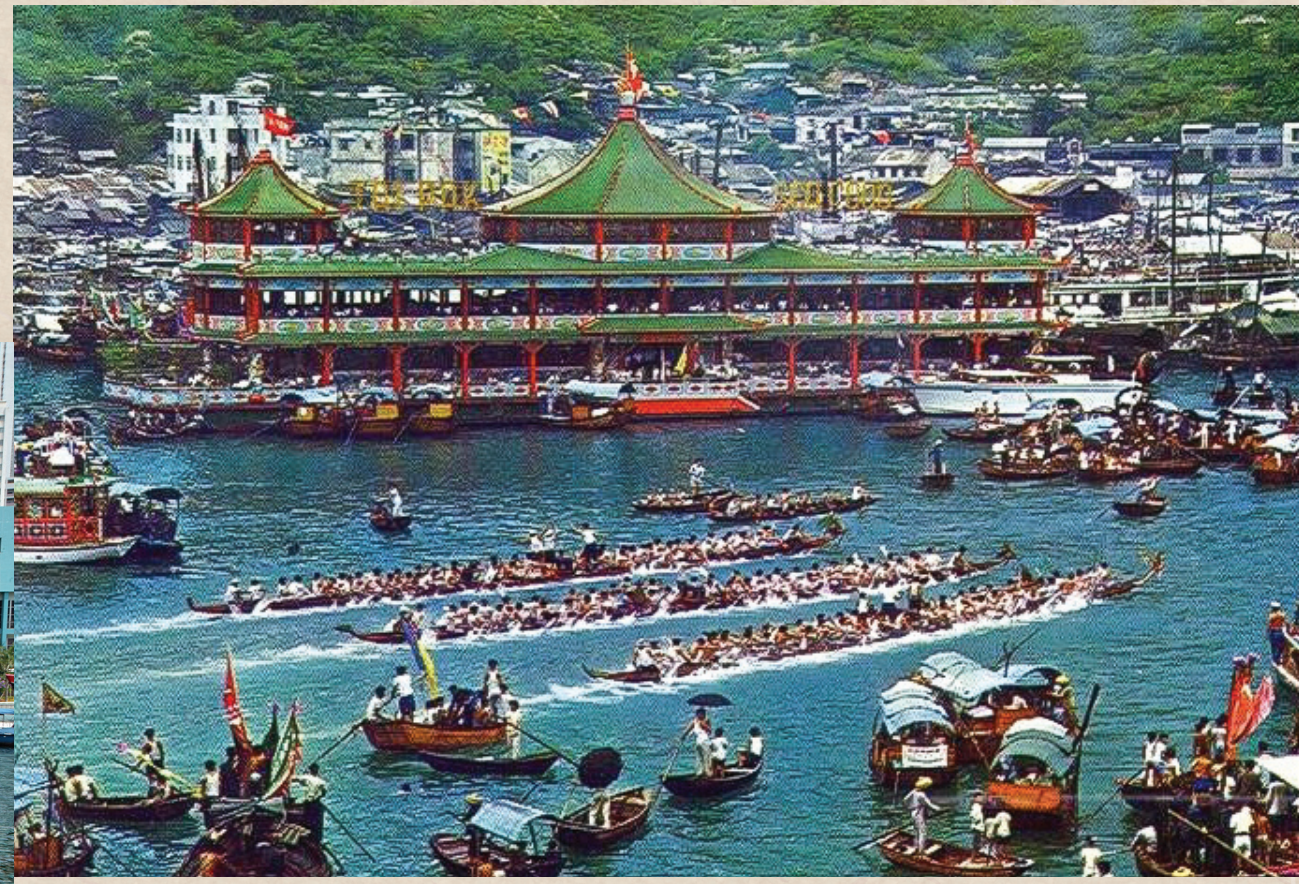




龍證角色的改變

昔日賽龍奪錦的年代，龍證 （鼓手，亦是在船上發號施令的領導人）是站在龍舟中間位置的，面向龍頭。現時，鼓手則坐在龍舟前方位置，面向隊員。這是因年代不同龍舟比賽規範化的改變。這相片攝於 2014 年的香港仔比賽，可見近龍薑的大龍，其龍證是站在龍舟中間發號施令的，旁邊的大龍鼓手位置已改在龍頭位置。這年之後的賽事，所有鼓手位置已規定在龍舟頭的位置。





▲ 以往賽龍奪錦龍證位置在龍舟中間，站著發施號令。

大龍之勁度

















漁民大龍之外

隨著龍舟運動越趨普及，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委員會在端午節比賽日也編排了纖維龍的中龍比賽，包括男子組及男女混合組別，以及由個別機構贊助的盃賽，令更多企業龍舟隊，以及喜愛龍舟的人士，也可以參與其中。















上世紀觀龍舟賽情景

逾百年歷史的香港仔龍舟競渡，是街坊的回憶，是區內的盛事。



本世紀觀龍舟賽情景，龍情未退

















後記

龍舟競渡和漁民文化兩者均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漁民龍舟記載著漁民過去兩三代的刻苦和信念，內含漁業的演化，傳統木龍舟的源流和習俗。隨著龍舟競渡近年成為一項規範化的運動競技，加上漁業式微，漁民組織骨幹人物趨老化，漁民龍舟文化的一面漸被淡忘，需要作出保存和保育。

本書刊目的，是以逾百年歷史的香港仔龍舟競渡作引子，紀錄漁民龍舟的文化演變和漁民族群的關係，書刊的內容以深度訪問，對象包括漁民龍舟會骨幹人物、三個不同時代的龍舟划手、龍舟製作工匠、龍舟頭雕刻師等，了解其對歷史的陳述、對習俗的看法、對文化的體會。

漁民龍舟離不開私家龍。我從 2010 年開始幫助富明哥推廣香港仔龍舟，當第一次聽到私家龍這個名詞，便覺得是一個好點子，私家龍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秘感，吸引著你去探索，去了解，去體驗。

我對漁民專屬的私家龍比賽充滿了好奇。在參與更多，與更多漁民前輩交談，便越覺得私家龍比賽「好犀利」。不少昔日繁華的漁港，因為漁業式微，現在已變得凋零荒涼，可是，到了漁民賀誕，各地方漁民龍舟隊，都帶著自己的龍舟，專程到舊日的漁港比賽。沈寂的漁港，突然變得活躍起來，好像被「龍」喚醒了，重回昔日熱鬧景象。私家龍比賽場面之壯觀，氣氛之澎湃，令人感動，嘆為觀止。

「漁民龍舟的驕傲」是由這種感覺出發。選擇香港仔作為研究點，是因為這裏依然是漁民大龍出沒之地，而且香港仔漁港有其獨特一面，經過幾十年的都市化進程，現已發展為一個城市中的漁港，魅力依然。

籌備這書刊時，我剛好搬入南丫島一個小村落居住 ，在那裏寧靜的環境整理訪問內容，執筆撰稿，額外順暢。那裏對外交通是靠一條往來香港仔與模達灣的街渡，街渡每次在香港仔碼頭開出，總會經過避風塘，避風塘是熱熱鬧鬧的，泊滿大小不一、形態也不一的漁船，每艘漁船都仿佛有個家族故事。望著避風塘，自然亦會想像以往龍頭穿梭招募划手的情景。



▲ 南丫島榕樹下村海灘是一達散步和思考的好地方，本書的文稿都在此處完成。

多謝富明哥對我的信任，並支持出版「漁民龍舟的驕傲」書刊，以記載香港仔漁民龍舟的百年演化，我相信香港其他漁港，也有著各自精彩的龍舟故事，有待探索。其實私家龍並不那麼私家，龍舟座位是開放的，而探索漁民龍舟文化的大門也是常開的。

鳴謝

受訪人物：（排名按姓氏筆劃序）

李彩華先生
吳煒基先生
吳家文先生
冼培安先生
陳富明先生 , MH
郭美先生
郭滿興先生
梁志成先生
黃金妹女士
鄭華明先生
鄭全仔先生
鄭火喜先生
鄭志明先生
鄭志強先生
鄭文達先生
彭北好先生
彭火勝先生
劉潔盈小姐
羅土允先生

特別鳴謝

顧問： 鄭全仔先生
攝影顧問：冼培安先生



編輯部

主編	彭潔玲
文字編輯	吳麗娟
文字校對	彭偉達
採訪及撰稿	彭潔玲
封面設計	LOL Design Ltd
書刊設計	LOL Design Ltd
出版	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
出版日期	2022 年 6 月




深和龍
南區
漁業龍
港仔龍舟競渡大賽
香港
119
港仔龍